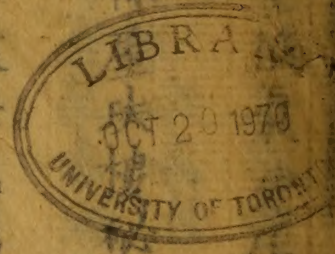


聖德陽
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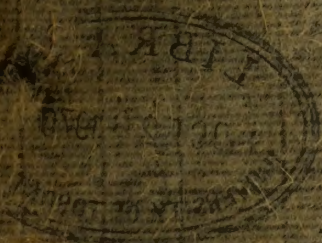
新刊
神仙鑑二傳

江夏明陽宣史徐衡述

汝南清真覺姑李理贊

○○俠士能攜赤玉出
○○蠢奴無意求精居

紅線曰前生本男子以醫術遊江湖有孕婦患瘰癧某以
羌花酒下之婦與腹中二子俱斃陰律見其降為女特以
存心濟物過候所殺故得遇真人教以剝術指破前因今
兩地保其城池萬人全其性命可以贖前罪得還本形便
當棲心物外澄清一氣長存耳萬以千金為



GR
335
H78
V.17

世稱激陽
邦史

新刻王掖宸先生評訂神仙鑑二集卷之十六

林屋扶樓秘本

江夏明陽宜史徐衛述

汝南清真覺姑李理贊

〇〇俠士能攜赤玉出

〇〇〇蠢奴無意水精居

紅線曰前生本男子以醫術遊江湖有孕婦患蟲癥某以
芫花酒下之婦與腹中二子俱斃陰律見誅降為女特以
存心濟物過誤所殺故得遇真人教以劍術指破前因今
兩地保其城池萬人全其性命可以贖前罪得還本形便
當棲心物外澄清一氣生死長存耳嵩以千金為居山之
所線曰事關來世安得預謀嵩知不可留乃悉集賓友廣

世且尊登
卷一
第一節

齊義

二今朝陽

爲薦別座客冷朝陽爲詞以送之

採菱歌怨木蘭舟送客魂消百尺樓還似洛妃乘露去
碧天無際水空流

四楊綰

嵩執酒歌送不勝其悲線拜且泣曰願公謙退遵法永保
富貴因僞醉離席遂亡所在丁巳春有密奏元載夜醮圖
不軌帝賜自盡召李泌入泌薦楊綰清簡以爲同平章事

二黎幹

制下日子儀方宴客咸座中聲樂京兆尹黎幹即省驃從

一崔寬

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之寬子期爲千牛值汾陽王有

三崔期

疾期

字天慶

奉命往省召入室命坐與語期容止都雅時三

妓艷皆絕代以金甌貯含桃擘之沃以甘醪而進子儀命

紅綃

崑崙奴
磨勒

衣紅綃者擎一甌與崔娘不食綃以匙述之始食遂辭去
子儀囑以暇即相過命綃送之出院崔回顧綃立三指又
反三掌後指胸前小鏡子云記取崔歸凝思終日崑崙奴
磨勒者勤謹樸誠見崔曰郎君心事非由於郭府乎但言
之老奴當爲解釋崔異而具述勒曰立三指郭府十院歌
姬此第三院也返掌三指鏡者十五夜月圓有望於郎君
耳崔曰何計能達勒笑曰易甚至期負崔逾十重垣見第
三門繡戶不扃金缸微明聞吟歎聲崔褰簾而入固紅綃
院也相見驚喜曰知郎君穎悟能解手語第不識何術至
此崔爲言磨勒召入姬以金甌酌酒飲之謂崔曰某家本

朔方爲大帥逼獻終非所願賢爪牙既有神術何妨爲脫
陷阱勒前曰娘子數合與郎君爲配願遂成之便當速去
遂負兩人飛出峻垣及旦郭公知之戒家人曰此必俠士
挈之無更聲言徒爲禍耳後二年花時姬駕小車與崔遊
於曲江爲郭府家人所見白於公召詰之崔不敢隱公曰
紅綃歸子誠佳耦也然磨勒不可更留命令之來崔至家
與言勒曰無傷也徑往公命人責其作竊勒曰王勲在帝
室功高天下奈何受人之獻不察所從此姬非賤族也合
與崔家卽爲耦故出之耳公怒其言妖命闔戶使甲士攢
矢射之益以兵仗磨勒持匕首飛躍督若翅翎疾同鷹隼

崔寧

花卿

張殖

頃刻不知所向

後崔家有人見其賣藥洛陽市容狀如舊公曰顏清臣言世有

劍仙此蓋是也

是夏入朝極言真卿忠直詔封魯國公秋

霖雨河中鹽池多敗韓滉奏兩不害仍有瑞鹽請羅神祠

帝賜號寶應西川節度崔寧有大將花卿

字敬定封嘉定縣公為蜀

寇竊發深入賊

陣部伍莫繼單騎奮戰已喪其元猶荷戈

還至鎮下馬泝血

適浣沙女曰無頭何以盟為即僵仆居

民葬之溪上寧表其異使者發已三日忽於案上文籍中

見所奏表淨本猶在函中

蓋惧封表草

計人馬之力不可復追

憂惶不已聞張殖者

彭州導江人

有道術召而語之殖曰此易

耳不足憂也乃炷香一爐以淨表置香烟上飛去食頃所

封表草墜於殯前及使回問之並不覺進表時封題印署
如故勅有司寧遂深禮於殯間所受術之由殯云某師姜
玄辨至德中於九龍觀捨力焚掃數歲捨殘缺四五紙是
太上役使六丁法咒篆脩足乃選幽谷依法作壇持咒書
夜精勤本經云一十四日有驗師爲九日而應有黑風是
雨至而壇場不濕又有雷電霹靂奇狀神鬼繞之頃更有
鐵甲兵士數千噉噪而下總不驚怖神兵行列如有所候
隨見天女著繡履繡衣大冠佩劍立問呼召何所求師以
術數爲請六丁兵仗一時隱去每日一丁侍之凡所徵文
應殯求其術師曰術與道相須而行術以濟世道以延壽

崔祐甫

玄覽

知道而不得術如欲適萬里而足不行術者雖萬端變化未除死籙固當接心妙域。注念丹華立功功於外鍊魄存其內內外齊一可以適道。我肩神仙萬餘自皇人統領置官府分曹屬以度人吾等觀道之纖芥未遺其玄微龍蛇之交與汝入洞府朝真師庶可以講長生之旨。師隱去二十餘年今值丁巳歲當隨師登洞天矣。是年玄辨果引殖去。戊午春新羅國貢白鴻子一頭帝以賜崔寧口博狐兔十數是夏朱泚猷貓鼠同乳者以爲瑞。崔祐甫曰物反常爲妖何賀爲。己未春帝患脾倦症出語氣短政事怠理欲仗佛力延壽內侍言荊州陟岵寺玄覽禪師道德高妙遣

張噪

符載

衛象

僧那

義詮

德宗

建中

呂秀實

桑道茂

使召之覽所居寺張噪書古松於齋堂壁上符載贊之衛
 象書之為一時三絕覽悉加聖焉曰無事疥吾壁僧那者
 即其甥為寺之患發瓦探毀壞墻薰鼠覽未嘗責之弟子
 義詮布衣粗食覽亦不稱或有議者覽乃題書於竹上曰
 欲知吾道廓不與物情違大海從魚躍長空任鳥飛
 其風韻瀟灑如此宜召不應促之覽曰不能待吾至矣使
 者復命帝已於五月崩矣太子即位為德宗尊子儀為尚父
 立誦為太子以崔祐甫楊炎同平章事庚申改元建中炎
 專復恩讐奏徵涇原節度呂秀實為司農卿詔朱泚代之
 有桑道茂者涇州人師左元放授道術能前知吉凶帝召

道欽

試皆驗至是六月道茂上言陛下不出數年暫有離宮之
厄臣望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脩非常帝素神其
言遂命發丁夫數千與六軍雜往城之楊炎復奏劉晏與
朱泚書辭多怨望詔賜晏死晏初貶忠州刺史釋氏道欽
仕陞山人問其道率爾而對皆造宗極晏乞心侶欽令執
爐而聽再三稱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晏曰三入童子皆知
之欽曰百歲老人行不得晏拜稱爲名理木幾得疾忽門
吏報故人王十八要見命迎入曰自別相公不覺三十年
晏感歎頗極又復懇求十八曰所疾即愈且還吾藥以鹽
一兩投水中令飲大吐出藥三丸顏色如前服者索香湯

劉公堂

田悅

李順

贊者

洗之時晏之堂姪侍側，猝攫二丸服之。十八熟視笑曰：汝有道氣，我固知爲汝掠也。趨去，不復言別。至是，詔至，晏遂自縊死。辛酉夏，魏博田悅寇邢洛，承嗣卒代爲節度朝議恐絕糧，運詔韓滉爲鎮海軍節度使。滉强悍，自召常有不軌之志。有商者李順泊京口堰下，夜深斫斷漂船，不知所止。及明，抵一山下，風稍定，上岸尋求，微有鳥徑行五六里，見一人烏巾岸幘，古服曳裾，相引登詣一宮，迨非凡世。入門數重，庭除曠廣，望殿遙拜。有人自簾中出，曰：欲寓金陵韓公一書，無訝相勞也。出書一函，順拜受之。贊者引出門，因問何處。答曰：此北海廣野之下都滄洲，去南國數萬里，人多不

死所居金闕銀臺玉樓紫閣自孔宣父歸真常巡理於此
韓公即仲由也好勇性強夫子故以書諭之送順還舟戒
之曰安坐勿驚懼不得顧外違戒必致傾覆舟中人皆如
其言逡巡復時舊所順詣衙投書滉發函視之古文九字
了不可識詰問其由拘繫順爲妖妄復博訪能篆籀者數
輩皆不能辨有一客龐眉野服自詣賓位言善識古文滉
示之客捧書於頂再拜賀曰皆宣父之書乃夏禹科斗文
也文曰告韓滉謹臣節勿妄動滉異禮加敬問客姓氏客
曰洞庭老人欲往晉州送福神歸位遂別去滉默坐凝憶
了得廣野事非遙厚遣謝順自是恭勤謙謹克保始終六

盧杞

月尚父郭子儀薨

年八十五謚忠武

八子七壻皆為顯官每起增

官秩面必長事過復舊其平日見客姬妾環列中丞盧杞

問疾子儀悉屏侍妾或問其故曰杞貌陋心險好人輩必

盧奕

笑他日得志吾族無類矣杞

懷慎孫奕子晉州人

之少俊彥甚貧實

馬祿山

居東都廢宅隣姬麻婆亦孑然杞嘗卧病婆憫之常為作

麻婆

粥食月餘病愈杞謝之每日向晚外歸視如已親一夕見

金犢車子立婆戶外杞驚異密伺見一女子年十四五真

神仙人明日潛訪婆曰郎君莫要作婚姻否杞曰貧賤安

敢望婆曰何妨既夜曰事諧矣請齋三日會於城東廢觀

既至見古樹荒草久無人居逡巡雷電震耀風雨暴至化

爲金壁樓臺景物華麗。俄有輜輶降空。即所見女子也。與
杞相見曰。上帝遣於人間求偶。君有仙骨。故令麻婆傳達。
更清齋七日。當再奉見。呼婆付藥。兩丸忽失。女所在竹木
荒涼如故。婆與杞歸。鑿地種藥。斯須蔓生。未移刻。一葫蘆
生於蔓。漸大如兩斛甕。婆以刀刻其中。及期。令杞具油衣
三領。各居一葫蘆。風雲騰上。碧霄惟聞波濤聲。迺飄東去。
謂杞曰。莫寒否。令著油衣。如冰雪中行。復令著至三重。始
得溫暖。問去洛陽多少。婆言已八萬里。良久。葫蘆止息。乃
見樓臺皆水精。牆壁被甲仗者數十。婆引入女子居殿。侍
女數百人。命杞坐。具酒饌。婆屏息立。諸衛下。女子曰。郎君

太陰夫人

合得三事取一可者言之若欲長留此宮壽與天畢次爲地仙常居人間時得到此下爲中國宰相杞曰在此實爲上願女喜曰某爲太陰夫人仙格已高郎君便當白日累天須執志堅一不得改移以致相累也仍須敬上帝乃索青紙爲寫疏當庭拜奏俄聞東北喧然云帝使至夫人與諸仙趨降有幢節香藩引朱衣少年立階下宣帝命得狀云盧杞欲住水晶宮如何杞無言夫人但令疾應又無言夫人及左右大懼馳久取鮫綃五疋以賂使者欲其稽緩食頃又問杞大呼曰丈夫辛苦寒窻欲得人間宰相朱衣趨出夫人失色令婆速領去驅入葫蘆仍聞風雨穀至地

薄福小人

可惡

貌漸變龍唇豹首鬼臉青色大瘠問舉進一襲職為御史

張鑑

關播

關康之

李晟

王武俊

朱滔

李希烈

則在舊居塵榻依然時已中夜胡盧與妻不見杞自此容貌漸變龍唇豹首鬼臉青色大瘠問舉進一襲職為御史帝悅其口辯以為同平章事是秋杞譖楊炎有異意貶至中途縊殺之帝以張鑑關播同平章事後鑑亦為播字勝長之其祖康之字伯善左氏春秋數辟不就隱居蜀中是冬詔馬燧李抱真李晟討田悅悅敗走王戍春帝發盧龍諸道軍討王武俊朱滔反與悅相結約共稱王詔李希烈討淄青悅聞希烈亦懷怨望遣使勸稱帝希烈遂稱天下都元帥癸亥春攻陷汝州帝問盧杞杞素惡顏真卿忠直令遣宣慰真卿乘驛至東都希烈使養子千餘環罵拔尺

姚令言

相擬真卿色不變希烈麾眾退延入館禮之詔發涇原諸道來救姚令言將兵冒雨寒至冀得厚賜無所犒鼓譟趨

京師帝出走亂兵謀立朱泚羣臣議稱帝段秀實嚼泚大

罵以笏擊其額血濺地賊黨爭殺之泚僭稱秦帝幸秦天

陸贄

陸贄渾城至衆恃之稍安泚犯奉天城音堅血戰乃退神策

渾瑊

使李晟聞被圍晝夜兼行朔方節度李懷光人援泚遁歸

李懷光

楚州司馬楊集致仕長安遭變從駕不及乃避亂至華陰

楊集

宿夜有老人戴大帽至店就爐向火集因其耆耄與酒食

問姓氏曰姓楊詰其祖先云越公最近集乃素五世姪孫

異之復問曰越公季弟名簡遭姪玄感之亂亡命遇道真

曹王臯

張山人

集再拜曰。吾上祖也。老曰。知汝過此。故來相若。若精心修善。可得再見。集拜領其教。當晚捧足而睡。明早起視不見。自此名利心益淡。隱於嵩洛間。與懷光有舊。致書教其盡力討賊。懷光既解奉天之圍。上表暴杞罪惡。衆論喧騰。帝大快。貶爲新州司馬。後死於澧州時南方藩鎮各閉境自守。唯江南節度曹王臯數間道貢獻。未離衡州時。有道士張山人王甚敬之。嘗獵得羣鹿十餘頭。圍已合。討必擒獲。無何逸其踪。以問山人曰。此術者所隱。索水以刃楊而禁之。攢視水中。見一道士長纚及寸。負囊拄杖。山人取針刺其左足。遂跛足而行。告王曰。向北遂之。易得。追十餘里。果見跛道。

士與水中者不里以王命邀之道士笑而來山人誠王勿
怒責但以禮請道士至王問鹿何在曰向哀諸鹿死所以
禁隱然不敢放今在山側王遣左右視之諸鹿隱山溝不
動王問患足之由曰行數里忽患王召山人與見乃舊識
也相視大笑其足尋平復山人請王放諸鹿未幾道士別

去

鹿既釋於山
侯復就於道

殖得玄辨之術靈通乃爾亦咒篆之真也余願得而鍊
之十八之丹能免晏疾而不能救其死無仙緣者何可疾
真混躬負朱絕似供親本色移孝作忠全受師尊寄書之
力把爲變子忠臣後也故麻婆引入水晶孰意蟲賊福薄
乃甘心墮落其與林甫也同心

祖珍儉

陳寨

鈕婆

李生

何諷

脉望

本曰曬一

名蚶俗呼

蠹魚即衣

書中白魚

○○○真師得數軸道書 ○○○梵僧播三昧幻術

張山人曰郴州連山觀侯生也與祖珍儉陳寨鈕婆李生

等數人皆授梵僧難陀術為有真心不得度世及臯建節

江西山人辭去湘南書生何諷嘗買得黃紙古書一卷讀

之卷中得髮捲規四寸如環無端因絕之斷處兩頭滴水

升餘燒之作髮氣知連山觀主侯道士有道因往告問道

士曰吁君固俗骨遇此不能羽化命也據仙經云蠹魚三

食神仙字則化為脉望夜以規映當天中星星使立降可

求還丹取此水和而食之即將換骨上昇諷歸取古書檢

閱數處蠹滿尋義讀之果皆神仙字始大歎恨後有客過

世傳壁魚
入經函中
食神仙字
則身有五
色人吞之
同致仙

郴州寄宿連山、縛鳥於觀門、糞污頗甚、觀主責之、客詬罵而去、未十日、客遇張山人、張謂曰、子方有大厄、蓋有所觸、客說道士之由、張曰、異人也、速往辭謝、不然禍不可脫、今晚震厄當至、可截一栢木、長與身齊、置卧所、蓋以衣衾、身別潛處一室、以棗木作釘子七枚、依北斗狀、仍建辰位、身伏第二星下、免矣、客大驚、却迴求栢棗木、來宿山館、如言設法、半夜忽大風雨、雷震前屋、電光直入止處、如搜獲數回、比明前視栢、不已、爲粉、客益懼、奔謝觀主、哀求生命、久而方解、問孰爲脫此、答以張山人、道士曰、人不可輕也、毒蛇尚能害人、豈合無狀、枉忤乎、向非張仙師、不得生矣、今

興元

賈耽

成公綏

已捨子客回謝。山人有云其歸蜀時，往辭曹王言王忠孝
全美，若勤修轉，胡真道可證。王上書行在，言陸贄真有道
學帝，以爲考功郎中，贊勸引過，以感人心。甲子春，改元興
元，下詔罪已，諸叛見赦，令去王號，表謝。詔皆復其爵，唯希
烈恃強，稱楚帝。朱泚更號漢李成，琕率諸軍相應，以逼
長安。是月，以賈耽爲工部尚書。耽初爲山東南道節度使，
建節滑州時，境內大旱，召二大將謂曰：「歲荒，煩君敬民，可
乎？」皆曰：「苟利軍州，死不足辭。」耽笑曰：「可辱爲健步，明日當
有兩騎衣絳絳，出城可隨之，識其所滅處，則事諧矣。」二將
乃裹糧衣皂衣而待，果有絳衣二騎經市至野，行二百餘

里暎大塚而滅遂以石表之信宿而返白於耽發數百人

具肴饌偕往發塚獲陳粟數十萬斛耽又命在滑城北鑿

奇絕

八角井以鎮黃河潛使人於鑿處偵之有一老父來觀問

曰誰鑿此井吏曰相公也父曰大好手吏問之父曰吾井

大夫也遂投入井中不見滑州有富民父偶得疾體漸瘦

但日飲鮮血半升其家憂懼多出金帛募善醫皆無效而

去有人自劍南來診候旬日不識其症謂其子曰聞帥府

博識多能醫卜罔不精妙咸謂雲夢王先生所傳子能損

五十千遺御史候公之出車載叟於馬前使見之儻有言

則某得施其力矣子如其言耽出行香見之注視將有言

昇大夫

昇奇

爲監軍使白事不覺馬首已過醫遂辭去其父語子曰吾疾必死今頗煩躁厭人語可載我於城外有山水處置之三日一來省我如死則葬於彼其子不獲已載去山下得一盤石近池安於上悲泣歸去忽一黃犬來池中出沒數四狀如沐浴既去父聞水異香渴欲飲氣喘力微肘行而前既飲覺四體稍輕飲之不已即起坐子來見之驚喜復載歸則能飲食不旬日而愈他日賈帥復出至所置車處問前度病人在否吏報今已平復耽曰人病同有不可測者此是蠱癰須得千年木梳燒灰服之不然飲黃龍浴水世間藥無可療也遣吏問之吏具以對耽曰天與其疾而

自致其藥命矣夫。嘗下牒鄭州令於僕射坡東浮屠內取一白鴉如言掩之果得。又令造鹿皮衣一副。選一趨捷官健付以函曰。但往東山中荆棘深處覓張尊師。送此書受命。挈糧而去。甚惶惑。入山約行有餘里。深險脩歷。至一峰半腰。石壁聳拔。見二道流奕碁次。使者致書下拜。二道開視大笑。遂作報書。一曰。傳語相公。須早歸。何故貪着富貴。使賁回書而返。耽又令一健卒入枯井取文書。果得數軸。皆道書也。分遣十餘人寫之。纔畢。有道士突入呼耽姓名。斗罵曰。爭敢偷書。耽遂謝道士曰。復持去。耽即命送原處。自此皆謂耽爲謫仙。時酸棗縣有里婦事姑不孝。姑老無

樊澤

昔負米以
供親今負
米以飽國
孔門忠孝
之徒

竇庭芝

目婦以食累犬糞授姑姑食甚臭問子何物子見之仰天
大哭有頃雷雷頓發婦頭忽變爲犬吠食自若所喜惟糞
申報節度耽命牽行境內以警不考時謂狗頭新婦遣司
馬樊澤奏事帝即以澤代耽召耽爲工部五月韓滉貢綾
羅四十擔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滉自負囊米置舟將佐
爭舉晟旣得助泚兵至晟大敗之令言西走泚奔吐蕃其
將斬泚以降車駕還長安晟進爵西平王時李泌改授杭
州刺史郡素苦鹵水泌相視地脉鑿六井於城中民始賴
之帝有感晟言召泌爲左散騎常侍員外郎竇庭芝於天
寶末分司洛水常敬事卜者胡蘆生每言吉凶無不中一

日至寶門犬發嗟歎庭芝請問良久乃言大禍將成舉家
啼泣請求生路生曰若非遇中黃君見鬼谷子亦可無患
乃俱述形貌服飾仍諭以浹旬求之於是昆弟羣從奴僕
曉夕問訪殆遍洛下時泌居清河因省親策蹇入洛至中
橋遇京尹避道所乘驟忽驚軼入分司寶宅與僕者至其
門閤人見泌皆驚愕而退俄出云所失驟收在廐請客入
座主人願修謁泌就其廳芝庭降階延拜殷勤妻子咸脩
家人禮數日告去贈遺殊厚但云遭遇之辰願以一家奉
託及朱泚構逆庭芝方廉察陝西帝幸奉天遂徃賊庭歸
款至是帝首令誅之泌爲請免帝曰卿以爲寧王姻懿耶

泌復賜
則於冬東
因言於帝
使人召之
師與涕垂
層使者見
而笑今拭
梯師曰我
豈有工未
為俗人域
滿耶竟不
能數

庭芝朱為泌具聞由是特原其罪帝曰中黃君蓋指朕耶
寧王妃不知呼泌為鬼谷子何也甘羅邵平俱鬼谷弟子泌即羅再世桑道茂亦陷
賊庭將就戮李晟亦述前事言初於左賁勸職聞道茂善
相賁絹一匹凌晨而往道茂親迎接設餼禮情意甚專謂
曰他日建立功勲當以性命為託辭絹而求臣汗衫更書
名於衿以為記臣故請之帝念其術數前知且非朝臣等
赦之更加優遇八月真鄉在蔡州自作遺表墓誌祭文以
示必死希烈縊殺之年七十七帝輟朝五日謚文忠真鄉將縊
解金帶以遺使者曰吾嘗修道以形全為先吾死善為殮
藏無使夫體傷殘可無恨矣使如言為之收瘞城南四方

智勝

李齊物

李秀卿

賓客聞者大慟。陸漸鴻隱入巴西山。楚狂接輿昔挈妻索遊滿湘。見平沙間棲鴻雌雄逐對。因顧視微笑。索心動有娠。及產一男。謂方諸會近。棄於沔陽。復州有老僧智勝。自水濱拾得。蓄於禪房。唯喂以糕糜。自幼多病。長而清癯。因名疾字李疵。爲無姓氏。自對天而筮。得蹇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遂定姓爲陸。名羽。字鴻漸。雅尚高潔。學士李齊物識羽於僧舍中。勸之力學。遂能詩賦。齊物薦爲巴西縣尉。故簡不擾。暇則琴書自娛。拜太常不就。自號桑苧翁。嗜茶善品。泉周遊山川。辨水味。高下列爲次第。著水經五卷。茶經三篇。至維揚。李秀卿逢之。命一卒入江取南

東岡

姚驥

竟陵子

貞元

於水及至羽以杓楊水曰江則江矣非南冷臨岸者乎既
傾水及半羽曰此似矣卒蹶然曰某自南冷持至岸偶覆
其半取水增之秀卿歎真神鑒羽復寓信州山中號東岡
子環植茶棵數畝因曰茶山刺史姚驥造訪遨遊饒之冠
山鑿石爲竈取越溪水煎茶爲當時勝事上元初隱茗溪
又號竟陵子開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徘徊不得
意或慟哭而歸時謂其狂也及聞真卿遇害不食者數日
日啜清茗太息曰正者久久不死邪者在在自危遂遷避
閩中深山後五年書寢覺召諸子曰父母來招當去乙丑
改元貞元加韓滉同平章事江淮轉運使恩遇始深朱滔

病死東北既平馬燧以李懷光不下乃徑造城下呼諭其
守將歸正懷光自縊死詔燧兼侍中帝以淮西未平欲求
勇力爲脩汪節者績溪縣西北太微村人其母避瘡於村
西福田寺金剛下假寐感而生節有神力遊長安東渭橋
邊石獅子約重數千觔節語人曰吾能捫此擲之遂投遠
丈餘衆大駭數十人不能移以賄求節乃提放於故地帝
召補神策軍將嘗對御俯身負一石礮置二丈方木於上
佈一床上坐龜茲樂人一部奏曲終而下無壓重之色又
有三原王大娘能以首戴十八人而舞亦召爲宮衛食以
官祿問其所能何得王曰西僧之教也初張延賞節度西

川有梵僧難陀得如幻三昧入水火貫金石變化無窮久
遊中國從受術者甚衆與三尼俱入蜀大醉狂歌成將惡
之僧曰某寄迹桑門別有藥術因指三尼云妙於歌管成
將遂留連爲辦酒夜會僧假滿襠巾圓鉛粉飾其三尼含
啼調笑逸態絕世僧謂尼曰可爲抑衙路某曲因徐進對
舞曳緒迴雪迅赴摩跌技又絕倫曲終而舞不已僧唱曰
婦女風耶忽起援成將佩刀衆謂酒犯驚走僧所女暗地
血及數尺成將懼呼縛僧僧笑曰無草草徐舉兄呈視乃
三枝節杖血乃酒耳延賞聞而召至適在飲會僧令人斷
已頭釘耳於柱無血身坐席飲酒瀉入甕瘡中面赤而歌

華嚴

手復抵節滿座大驚會罷僧自起提首安項上視之無痕
延賞散禮不禁其行止僧於民間時言凶衰皆謎語事過
方曉成都皆供養之僧不欲住衆閉關留之僧走入壁間
衆遽牽惟餘袈裟角頃亦不見來日壁上有畫僧日漸淡
八日而墨跡滅已有見其在彭州延賞時召入爲左僕射
韋臯代爲節度安撫使臯京兆人初生彌月其家召羣僧
會齋一胡僧貌甚陋家僮以敝席坐之庭中乳母出嬰兒
請羣僧祝其壽胡僧忽自升階曰別久無恙乎兒若有喜
色衆異之韋氏曰子生纔一月何言久別僧曰非擅越所
知乃諸葛後身耳蜀人向受其惠今將爲蜀帥還食其振

許仲源

劉滋

往歲在劍門與之友善故遠來一晤韋氏異其言因字以
武侯後改仲翔及長不歸細行延賞招爲壻怒而逐出授獨孤
及力爲薦舉得仕荊州高安令鳳凰集於山後爲隴州
刺史延賞送女至隴完聚適朱泚反兩遣使至臯所陷以
重爵臯俱斬之帝壯其節詔以鎮蜀蜀中許仲源少與劉
滋交厚各有抱負仲源遊成都市酒閣有道人飲酣歌曰
崑閭不禁滄海竭九轉丹砂多謾說惟有蒼龍頂上珠
能補玉堂關下血

聞而有感上閣拜求其道道人知其靈慧問所聞如何仲
源即應口對曰

斑龍珠補玉堂穴此謂老君返老術陰功成就即當仙
歲歷最久崑崙客

道人點頭曰是可傳矣予乃伯子張也遂授養真益元之

道仲源修服百歲有少容道人將引去謂曰子與韋節度

皆再來人當遠塵俗以修真道仲源聞命即詣京師別劉

滋遂飄然長往丙寅春滋與齊映崔造同平章事映九章

初應進士舉至京歇禮部南院遇雨傍徨徐步墻下一老

人白衣策杖二小奴從揖快曰日已高公應未食某居處

不遠能暫往否映愧謝相隨至門外老人曰某先去留一

奴引即君躍上白驢如飛齊行至西市北入一靜坊新宅

齊映
崔造

門曲巖潔良久老人出傳女十餘輩皆有所執至中堂叙
坐華煥異常少頃鋪設於樓酒饌豐異人報有送錢百千
者老曰此是酒肆所入某以九藥作一甕酒賣之及晚映
詣去老曰郎君有奇表可作宰相明年必及第若更捨富
貴即爲神仙矣贈帛數十疋云慎不得言於人有暇即來
此映拜謝而出自後數往皆有郵賚至春果及第同年是
其車服修整乘醉詰之不覺盡言二十餘人期俱詣謁老
人甚怒以廢疾託謝不見各奉一縑召映入責曰爾何輕
泄於人此者昇仙事可望惜惜今不能矣映袁謝去旬日復來
宅已貨訖不知所往衆視其縑非民間物有老翁測之曰

陳仙奇

此必神仙張果玄宗時曾有此宮錦皆御賜者也映大悔
恨至是為相遇事敢言帝問淮蔡事映曰希烈驕肆極矣
當不久殞滅是夏淮西將陳仙奇殺希烈以降丁卯春以

延賞同平章事韓滉卒帝深歎息以李泌為相即請禮葬

顏魯公帝命其子遷喪上京子往啟殯視之水雪肺腸

難陀所傳一派法術亦奇但剛猛之氣未除後世遂流

為左道金剛濁關者當自分別

蠹食字而化仙體吾儕鑽研故紙有年乃不能如脉望

噫可慨矣夫

耽為清溪高徒術數之精自應如是

道與術絕不相侔得道者神通游戲蓋亦有之至於術

士則無往不以術見務為炫世坐失真道終何益哉

謂臯武侯再世若非胡僧一言誰其信之

魯公稟深惠貞合成正果况受真仙損點宜其鍊形數

滿遂得那昇也

〇〇〇尋跡再訪孤姥莊 〇〇〇穿井逕達梯仙國

棺朽敗而屍形儼然偏身金色手足柔軟髮鬚青黑長數尺握拳不開爪透手皆易櫬扶歸勅以公禮葬偃師北山公之使賊也親族饒於長樂坡公跳御前諡曰吾平遇道者陶八八換刀圭碧霞丹服之可不死且云七七後有大厄即言當待我伊洛之間此行是其期也後有買人於羅浮見二道士奕棋樹下一曰何人至此答曰小客洛陽人道士笑曰願寄一書達吾家呼童取紙筆作書託寄至偃師顏家及造訪則此山壁也守塚翁頭識公手書馳報家主子孫得書驚曰此果先太師親筆問客言道士容貌乃公也卜口開墳棺已空矣蓋公鍊形數滿飛昇仙境其後十餘年顏氏家僕自雍往鄭州徵庄稅回及洛偶入同德寺見公衣長白衫張蓋在佛殿上坐僕遽前欲觀公遂持身仰觀佛壁僕左右隨之終不令其見面遂下殿出寺僕隨往城東北隅菜園中有雨岡破屋門懸箔子公揭箔而八僕於外唱喏公問何人僕對以名命八僕拜哭公遽止之畧問一二兒姪手探懷出金一餅付僕以資家費遣速

蕭頴士

去勿與人道僕還雍述之舉家驚喜貨其金乃真赤頭子與僕地馬矣省前處但襟蕪滿目悵恨而返是秋

延賞卒李泌願乞骸骨帝慰諭不許秘書正字蕭頴士以

老病乞歸帝從之頴士

字茂挺齊蕭鏘後

於開元末舉進士嘗遊

陳留道旅方食際有老人鬚鬢皓然曰蕭久之微有數息

蕭疑而揖問老人曰卽君狀貌一似齊鄆陽王不覺膽然

耳蕭驚問曰王卽某八代祖第因何識老人曰某姓左昔

左書佐

爲鄆陽書佐偏蒙寵遇遭李明之亂遂逃亡修道問其年

李明

三百二十七矣良久乃別

常居嵩山時出入間頴士文名遐播時

蕭洞玄

蕭夫子

後卒於汝南門人謚曰文元先其族姪洞玄向參生有集十卷又遊梁清集三卷

王屋靈都觀道士志心學鍊神丹積數年無成一旦有神

以終無爲
利判

人號呂師授以大還秘訣曰法盡此耳然更須得一同心
者相爲表裡盡求諸乎洞玄受教遂周歷嶽瀆名境都城
聚其經十餘年自浙東抵揚州至度亭埭維舟於逆旅於
時船艦萬艘隘於河次堰開爭路上下衆船相軋者移時
舟人盡力濟之見一人頓蹙右臂且折觀者爲之寒慄其
人頑不變行不亂又無呻吟之聲徐歸船飲食自若洞玄
私喜曰非天祐我乎至舟問其姓名則曰終無爲曾遇異
人教於吳下覓師可以成道洞玄遂與締交談道欣然俱
至王屋出還丹訣示之相與揣摩更二二年修行備至洞
玄告曰將行道之夕我當作護持君當謹守舟竈但至五

更無言則携手上升矣無爲曰雖無他長至於忍斷不言
君所知也遂卜口設壇湯焚金爐歸丹竈洞玄達壇行道
步虛無爲端拱坐藥竈一更後見仙人道士美女天神夜
叉羅剎毒蛇猛獸天王魔鬼種種怪異無爲誓心沈默又
將其身加於湯火肢解鬱割終不發言視之若無少頃諸
境空寂耳邊若聞鐘磬聲有人拍手大笑曰死心道子天
已曉矣猶作睡夢乎無爲開眼即昔所遇之呂祖洞玄亦
來相邀作謝師曰金丹已就無爲之功也命向洞玄行弟
子禮啟爐取丹令更俟二七日然後服之可朝上帝至赤
水會我也二人至期服丹携昇碧落是年九月回紇來貢

王霸

薛並

陽城

鄭曙

寶物甚豐云遇蕭終二仙言九唐君相皆聖願求和親李

泌請約以五事悉如約許娶以公主

明年來迎改號回鶻唐通西域天竺雲南

諸處皆泌之策惟東南福地不被兵革數百年冬十月建州刺史奏道士王霸白

日昇仙自梁時渡江入閩居西郊外鑿井煉藥能化黃金

大功行。

歲飢則售金易米徧濟貧民傳道於薛並居綏城山修煉

丹成跨白鹿仙去

因名白鹿山

弟子俱歸住冲虛觀帝常問神

仙事於李泌泌曰民安物阜即為真君時和世康即為真

真人必枯索虛無夏縣陽城以學行著隱於柳谷泌薦為

諫議大夫泌自遇衡嶽二仙即絕粒咽氣號天柱中嶽先

生榮陽鄭曙好奇任俠於泌座言却鑒成真事云武威段

鄭虔之從弟

必表兄

鄭則之

也

段啟

段碧

胡商

孟思期

敬為定襄令敬子碧音少齋素慕道於天寶五年歷名山

遍訪過魏郡舍逆旅遇一客駕驢市藥數十斤有難求未

備者日於市邸謁胡商覓之年七十餘雪眉霜鬚貌如桃

花且不食穀碧知是道者伺其休暇市珍果美膳藥石醉

膠薦之客驚謂曰山叟不願世知子何為致此耶碧曰其

雖幼齡年十見翁虛靜故願親炙客悅為飲至夕因同宿

數日事畢將去告曰吾姓孟名思期居恒山碧為祖餞叩

頭誠祈願至山諮受道要孟叟曰若然子志已堅可與俱

矣然山中甚苦煩恐飢寒故學道之人多生退志况有耆

宿當故白子熟計之碧固請孟謂曰八月二十日當赴行

唐縣可於西北行三十里有一莊莊內孤姥是奇人汝當
謁之因言行意坐以須我契再拜受約至期而往果得孤
莊老姥出問之契具以告姥撫背曰小子能好道若此美
哉因約其囊裝於櫃坐契於堂前閭內姥家甚富給契所
需豐厚居廿日而孟叟至曰本謂率語耳寧期果來然吾
有事恒州數日汝且居此如言而返曰更啟白耆宿當與
俱往數日復來令姥收掌資裝使契持隨身衣衾而往初
行二十里大艱險猶能踐履又三十里乃手捫藤葛足履
嵌巖魂竦汗出僅能至其所居其地東向南何盡崇山巨
石林木森翠北面差平即諸陵嶺西面懸下層谿千仞而

有良田山人頗種植其中有瓦屋六間前後數架諸先生
居之東廂有厨竈飛泉落簷間以代井汲其北戶內西二
間為一室閉其門其東兩間為二室有先生六人其室前
廡下書數架三二千卷是公何大廡穀千石藥物至多醇酒常數石絜
謁諸先生先生謂曰夫居山異於人間更大辛苦須忍飢
寒食藥餌能甘此乃可居絜曰能於是留止凡五日孟曰
今日盍謁老先生遂開西室中有石堂堂北開直下臨眺
川谷而先生擁繩床北面而齋心焉絜敬拜謁老先生良
久開目謂思期曰是爾所言者耶此兒佳矣便與汝兄弟
子於是辭出復閉戶庭前臨西澗松樹十株長皆數仞其

所思

蓋觀其於
病之心何
耳

下磬石可坐百人於方石上鐫局諸先生習靜之暇常對
茶飲酒碧為侍者觀基皆不工因指其形勢朱先生曰汝
亦曉此乎可坐與對皆不敵忽老先生命開口出相杖臨
崖而立西望移時顧諸人曰可對奕思期曰皆不敵此小
子老先生笑因坐召碧與對既而亦少劣於碧笑謂曰欲
習何藝乎碧不識何求但言願受周易老先生召思期授
之仍歸室閉門習易踰年日曉占候布卦言事若神在
山四年前後見老先生出戶不過五六度但於室內端坐
正心禪觀體至充肥每出禪時立飲少藥汁後老先生曰
吾與南嶽諸葛仙為期今須去會碧在山久忽思家因請

塵時

還家省親去即却還孟叟怒曰歸即歸矣何却還之有因
白老先生先生讓曰知此人不終何與來也於是使歸後
一歲往尋景物如故戶扃無人下山問老姥姥曰諸先生
不來向一年矣碧悔恨殆死在山時常問老先生何各姓
孟取郤鑒傳令讀曰欲識之即郤太尉也曙述其事座客
或不之信泌曰嘗讀晉書知鑒大有賢行何不可以得道
時揚州刺史杜亞秩滿亦在座曰某在廣陵鄉人以失盜
繫一人至府詢之曰某非盜也是本地人馮俊平生愚直
傭工以食嘗遇道士於市買藥百餘斤募能獨負者至六
合當倍酬其值俊乃請行道士云今欲從水路往彼得舟

杜亞

馮俊

且隨我舟行亦不減汝。頃遂入一舟共載出江口數里。道士曰：無風上水不可至。吾施小術令皆伏舟中。道士獨引朝持懺，度其舟如行空。中數食頃始止，喚起一望平湖渺然對嶺，重叠舟人悟是南湖廬山下星子灣。敬懼不敢受其錢。道士曰：汝是潯陽人，故以便相假。豈爲辭耶？舟人果江州拜受而去。命俊負藥從亂石間行五六里，將至有巨石方數丈，道士以小石但數十下，大石分爲二。一童子出，喜曰：尊師歸也。引入石穴，初甚峻，下十餘丈，旁行漸寬平，入數十步，洞明有大石堂。道士數十琴碁，戲笑皆曰：何晚也。勅拾藥速還歸。前道士曰：擔人甚飢，與之飲食。左右以

堯甌盛胡麻飯與食又與一碗漿甘滑如乳道士送出曰
勞汝遠來受錢一千文令繫腰下至家方可解視又問家
有幾口對以五口因授丹藥百餘粒曰人食一粒可百日
不食余告以歸路遠乃引行崎嶇一石卧如虎令騎上以
物蒙石令執其末如執轡然誠令閉目候足着地即開道
士以物鞭石覺此石舉空而飛時已向晚如炊火躡地開
視已在廣陵郭門人家始舉燈火比至舍妻子疑徃返之
速始解錢視皆金錢自此不復傭工少置田宅里人疑為
盜繫來復言不足信命取其丹至忽墜地迸火失去後聞
俊已辟穀但不知其所遇何仙泌曰匡廬昔匡子兄弟廬

竇叅

董晉

林遠

此戎此流也楚州民於兩後掘地得古錢甚多狀如鏡而

無字陳於刺史遣使持奏帝以泌博識召與視之恍惚有

會曰此甘羅錢也羅遊說有功受封上卿秦始皇賜其築城

錢即為吾後銅命史官檢視秦史果然泌以老病薦陸贄

錢蓋同前也可用已已春帝以竇叅董晉同平章事泌見獨遺贄作遺

表無疾而薨帝臨喪哀泣贈太子太傅是月中使林遠於藍關

逆旅遇泌單騎常服言幸已解職暫往衡山話四朝之重

遇慘然久之而別遠至京奏聞帝尤加愴異曰先生自言

當匡佐四聖而後登真脫屣斯言驗矣因泌曾授道於南

嶽張先生追謚張為玄和先生言叅惡陸贄方直作謗書

唐書卷一百六十六第三節七

趙憬

奚陟

陰隱客

工人

晉書

領之壬申夏帝察其奸賊之召贊與趙憬同平章事是秋大水四十餘州溺死三萬餘人贊請賑撫帝遣中書舍人奚陟等安撫諸道陟得房州竹山縣異間報奏於朝言百姓陰隱客於神龍元年穿井無水陰富於財穿至二年已濬一千餘尺陰必求至水而止一日工人忽聞地中雞犬烏雀聲更鑿數尺傍通一石穴乃入穴探之初無所見但捫壁傍行俄轉一穴有光如日月下連一峯工人至山正立而視則別一世界傍向萬仞峯巖莫非靈境石盡碧琉璃色巖壑中皆有金銀宮闕大樹身如竹節葉如芭蕉紫花如盤五色蛺蝶翅如扇翔舞花間五色鳥大如鴻翔翔

樹杪巖中有清泉一道色如鏡白泉一眼濃如乳工人漸
下至宮闕所欲入詢問見碑上署曰天柱山宮以銀字書
之門兩閣內有二人驚出各長五尺餘童顏如玉衣服輕
細如白霧綠烟絳唇皓齒鬚髮如青絲首冠金冠而跣足
顧謂曰汝胡爲至此工人具陳本末門中有數十人出云
怪有昏濁氣令責守門者二人惶懼曰有外界工人不意
而至詢問途次所以欲來奏知湏更有絳衣人傳敕曰敕
門吏禮遣之工人拜謝吏曰汝已至此盍求遊覽而返工
人曰向者未敢倘賜從容乞乘便言之吏遂通一玉簡入
既而却出吏執簡引工人至清泉令浴及澣衣服又至白

梯仙國

泉眼令盥漱甘美連飲數掬似醉而飽引下山每至宮闕只於門外觀瞻經行半日山趾有一國城皆金銀珉玉爲宮室城樓以玉字題云梯仙國工人詢門人此國何如曰諸仙初得道關送至此修行七十日然後得至諸天或玉京蓬萊崑閬姑射方得仙官職位主籙主印飛行自在工人曰仙國何在吾國之下門人曰是下界之上仙國然亦同此日月但地勢低於汝國實非在地下汝國之上還有如吾國者亦曰梯仙非在天外也復却上山又令飲白泉數掬臨至山頂求穴門人曰汝來雖頃刻人間已數十年欲出舊穴應不可得待吾奉請通天關鑰匙送卿歸去工

赤城貞

疏筭百花
諱以海棠
為花中神
仙

田異年丁母

崔向

人拜謝俄而携金即及玉簡引別路至一大門勢作樓閣
有數人伏候門人示印讀簡劃然開門工人纔入為風雲
擁上唯聞門人云好去為吾致意赤城貞伯須臾雲間已
在房州北三十里孤星山頂洞中出遍詢民俗及陰家云
已二四世尋鑿處唯見巨坑乃井處也時貞元七年里
人疑其妖異州官禁數月通不思食既久無恙因命釋之
聞於安撫使具奏帝訪於羣臣誰為赤城貞伯賈耽奏曰
天台赤城有仙真主之耽蓋赤城成公綏癸酉帝以耽同
平章事雲南王異牟尋表請歸唐章阜遣其使詣京詔阜
撫慰故監察崔向之子煒以尚豪俠不事家產數年間財

業殫盡多棲止佛寺值中元日番禺人集百戲於開元寺

多陳設珍異煒見乞食老嫗因蹶而覆人酒甕當鑪者毆

之計其值僅一緡煒脫衣代償嫗不謝而去

不因德吾將報誠爾

呂祖於蕭終二子委曲導之成就師恩之重等於天地

父母報莫能窮也志之忠之

段子之遇鄉公則知可來忠孝節義之流入仙者甚多

是此輩

陰隱客者潛修之賓也工人即入室下工者也巖有清

泉白泉工人始終所賴天桂仙宮戊巳二土也國名梯

仙修道人捨是奚陟哉門人云汝國上下皆有同日月

之光可知至道非遙欲於山頂求穴還請通天關鑰題

歸而寄語赤城貞伯仍在房州北山洞中誠皆實際工

夫妙訣頭頭是道

崔專一念惻隱鮑婦贈之以艾詎知婚姻富厚俱同於

此可見仁心及物食報無窮

○○○遊番陽鮑姑贈艾

○○○臨潯水謝女焚香

異日忽來告煒曰謝子脫難吾善灸贅疣今有越井岡艾
少許奉子每遇疣只一炷爾不獨得財且獲美艷煒笑而
受後數日遊海光寺遇老僧贅於耳煒出艾試灸果愈僧
感之甚謂煒曰貧道無以酬但誦經為卽君資福煒不以
為意偶醉後出遊郊野火所灼狂奔迷道失足墜大枯井
幸為槁葉所藉不傷曉視乃一巨穴深百餘丈四旁嵌空
宛轉可容千人中有白蛇盤屈長數丈前有石白巖上有
物滴下如飴密注白中蛇就飲之煒察有異乃叩祝曰龍
王願不相害因飲其餘亦不飢渴細視蛇之唇吻有贅感

爾雅曰蛇
最大者曰
龍

其見憫欲爲灸而無火既有餘火飄入乃燃艾放灸爇應
手墜地蛇之飲食久妨及去頗便吐徑寸珠酬煒不受啟
曰龍王神變由心行藏在己倘賜挈維得還人世則死生
感德不求懷寶蛇咽珠蜿蜒將有所適煒再拜跨蛇不由
穴口於洞行可數十里幽暗若漆此身光燭兩壁見繪畫
古丈夫咸有冠帶最後觸一石門洞朗有金獸齧環蛇低
首不進御煒於地將謂已達人世入戶百餘步四壁空濶
皆鐫爲房室有錦繡幃帳數間垂金泥紫絳以珠翠炫晃
如明星連綴帳前有金爐上皆蛟龍鸞鳳之蓋張山噴烟
芬芳芬鬱傍有小池砌以金壁貯以水銀鳬鷺之類皆琢

玉京子

瑤瑤而泛之壁床咸飾犀象上有琴瑟笙簧鼗鼓祝敵細
視手澤尚新恍然莫測是何洞府取琴試彈戶牖咸啟小
青衣出而笑曰玉京子送崔家郎君至矣遂却入須臾四

蔡文姬

女出皆古鬟髻曳霓裳曰是何崔子擅入皇帝玄宮耶燁
舍琴再拜女亦答拜燁問皇帝何在曰暫赴祝融宴爾命
燁就榻鼓琴女問何曲曰胡笳也蔡文姬當沒於胡思歸

羊城使

而成此弄像吹笳哀咽之韻女皆怡然曰大是新曲命酌
醴傳觴燁叩首求歸女曰風分至此何歟遽幸淹留羊城

田夫人

使者少頃當來可以隨往皇帝已許田夫人奉箕箒命侍
女請來夫人傳言未奉詔不敢相見女曰夫人即齊王女

徐紉
趙昌

淑德美麗世無儔匹王即漢初名橫者逡巡日影照座煒
舉首見一穴隱隱睹天漢四女曰使者至矣一白羊自空
冉冉至座背有丈夫衣冠儼然執大篲兼封一青竹簡上
有篆字進香几上四女命侍讀曰廣州刺史徐紳死安
南都護趙昌克替女酌醴飲使曰崔子欲歸番禺願為挈
往顧煒曰他日須與使者易服葺宇以相酬勞煒咄唯四
女復曰皇帝有敕令與郎君國寶陽燿珠將往彼處當有
胡人具十萬緡易之即命開玉函授珠煒拜捧曰未得朝
謁何遽賜遺如是女曰令先君有詩於越臺感悟徐紳遂
見修葺帝愧而繼和賚珠之意已露詩中煒曰不識何詩

女命侍女書於使者筆管云

十歲荒臺曠路隅、一煩太守重椒塗、感君拂拭意何極、
報爾美婦與明珠、

煒問皇帝姓、字、女曰、後當自知、復謂曰、中元日須備美酒、
豐饌於廣州蒲澗寺靜室、吾輩當送田夫人來、煒再拜告、
去、女曰、知有鮑姑、艾可留少許、煒但留艾、不及詳問、與使、
者共躡羊背、瞬息出穴、履平地、已失使者、與羊、望星漢、已、
五更、聞蒲澗寺鐘聲、抵寺、僧人以早糜見餉、既歸廣州、先、
有舍稅居、至是往、舍主人曰、子何所適、而三年不返、煒不、
以實告、開戶、塵榻儼然、問刺、史果紳死而昌代矣、乃抵波、

老胡人

斯郎潛鬻是珠有老胡人匍匐禮拜曰郎君不入南越王

墓中來不合得斯珠

蓋佗以珠為殉

煒乃具告胡具十萬緡易之

人食國

煒詰何以辨之曰吾大食國

陽燧寶珠也趙佗使異人航

海盜至今近千年我國有望氣者言來歲國寶當歸故吾

王召我具大舶重貲抵番禺而搜索今果得焉出玉液洗

之光鑒一室胡即泛舶去煒得金具家產訪羊城使者絕

無影響後有事於城隍廟見神像有類使者觀神筆有數

字乃侍女所題

羊城即廣州廟有五羊

脩酒脯奠之廣其宇而粉飾

之及登越王臺觀先人詩云

越井岡頭松栢長越王臺上生秋草古墓多年無子爵

野人踐踏成官道

詢主者云徐太守登此臺感崔侍郎詩重為粉飾煥赫及
中元日豐潔酒饌留蒲澗僧室夜將半四女伴夫人至容
儀艷逸言旨稚淡四女與崔生進觴諧謔將曉告去煒再
拜致書達越王與夫人歸室詰曰齊王女何乃配南越夫
人曰國亡遭虜為越嬪御王崩以為殉煒問四女何人曰
其二甌越所獻其二閩越所進俱為殉者因問所云鮑姑
何人曰覩之女葛洪妻也多行灸於南海常會東南諸仙
越王亦以地仙受職故知之又問呼蛇為王京子何也曰
昔安期生嘗跨斯龍而朝王杲故號之煒因飲龍餘沫少

李堅

謝自然

謝寰

李端

尼慧

慧朗

慧朗

嫩輕健居南海十餘載散金破產棲心道門乃挈室往蜀
韋臯欲聘為從事使者三返不就後遇安期於青城得度去甲戌畢半
尋襲破吐蕃臯獻捷於朝封尋為南詔王果州刺史李堅
申聞節度云謝女自然白日神舉其先世本兗州父寰居
蜀舉孝廉鄉里器重建中初刺史李端以試秘書省校書
寰為從事母胥氏邑中舊族生自然性穎異不食葷血七
歲母令隨尼越惠以疾歸又隨尼慧朗十月求還所言多
道家事辭氣高逸家在大方山下頂有老君古像自然從
母遊玩見而禮拜不願却下乃居山頂常誦黃庭內篇道
德等經年十四因食新稻米飯云盡是生虫自笑不食數

飲皂莢湯吐痢困劇腹中諸虫悉出體輕目明但食栢葉
一年後栢亦不食九年外井不飲水以大道難遇欲求真
師於蓬萊脩舟楫入海涉洪濤直往不少憚感神語之曰
蓬丘隔弱水三千里一芥不浮子將安往天台有司馬子
微名在丹臺身居赤城此真良師也自然乃回訪見承祚
於玉霄峯得指真訣辭歸默修貞元三年三月於開元觀
請絕粒道人程太虛受五千文紫虛靈寶籙七月十一日
上仙杜使降石坛以符三道九如藥不令着水命服斃身
心殊勝云十五日可焚香五爐於坛五爐於室真人當來

杜使

程太虛

中華

至時五更有青衣七人內一人稱中華云食時上真至良

久盧使至云金母來既降庭自然拜禮母曰別汝兩劫矣
自將几案陳設珍竒溢目命自然坐盧使侍人亦令坐盧
云暫詣紫極宮看中元道場逡巡來云全勝於前齋自然
問之云此度不燒乳頭香此香天真惡之母去盧亦隨去
十七日崔張二使至問自然能就長林居否答云不能二
使色似不悅而去二十二日午前母復降云更一來不復
來矣為不肯居長林貶一階長林仙宮也指房側一仙云
此汝同類也戌時母去崔使云上界最尊金母賜藥一器
色黃白味甘自然餌不盡令食桃六瓣食三瓣却將去將
衣一副縹緲執不着手朱碧色間外素內文人將挑一伎

定法也有
方能助

韓僧

韓自明

纏於臂上有三十枚大如椀云此猶小者是日金月乘變
侍者乘龍及麟五色雲霧浮泛其下母云便向州中過其
日馬坊廚戟皆報長虹八州二十五日滿身毛髮孔中出
血沾漬衣裳皆作通波山水橫紋就溪洗濯轉明向日似
金色觸之如金聲二十六二十七日東嶽夫尺張天師妻
來勸沐浴用湯不得令有乳頭香云天上自有神非鬼神
之神上界無削髮者若得道後悉戴冠功德則一凡齋食
味偏皆美切忌嘗之尤宜潔淨器皿諸神若每齋觀深惡
不潔不唯無福而獲罪六年四月刺史韓僧疑其妄閉之
北堂東閣累月方開聲首暢朗僧即令女自明師事焉謝

弗且事登

卷十六第四節

六

卷十六

家旋遊多年歸見自然修道以為妄曰家世儒風五常之外非先王之法不學不行何得有此妖惑因鎖閉四十餘日益爽秀家方驚異七年九月韓僧興於大方山置壇請程太虛具三洞籙十一月徙自然於鄆貞元九年李堅來守是州自然告云居城郭非便願依泉石堅更築室於金泉山移居之有石嵌竇水灌其中可澡飾形神揮斥氛澤初至山一人年可四十許自稱頭陀形服不類淄流云速訪真人曰此無奈何頭陀但笑舉家拜之獨不受自然拜施錢二百不受施手巾一條受之云後會日當以相示出門不知所向自然牀室父母不敢同坐或輒請必有寢異

魏夫人

八月九日十日十一日羣仙日來傳金母勅速令被髮四

十口金母當自來所降使言姓崔名熒十年三月移入金

泉道塲

城西門外

堅嘗與夫人誦經先讀外篇次讀內篇乃魏

夫人傳本大都精思講讀者得福麁行者招罪自然絕粒

凡十二年晝夜不寐兩膝有印形小於人間官印四隅若

有古篆六令吉凶悉知然嚴重不出於口知堅崇尚至道

稍稍言及云天上亦欲人知使尊明道教凡人能青淨一

室焚香誦黃庭道德經或一遍或七遍勝布施修齋誦經

在精忍不在遍數中道而廢所損尤多又言服藥修道事

頗不同服栢可絕粒若山谷難得側栢即尋常栢葉但不

伏炁不服
氣服氣源
伏炁服氣
不長生長
生源伏炁

周氏

自柔

近丘墓者，便可服之石上者，愈好。旋揀旋食，尚有津潤，易清。益人大都，栢葉、茯苓、枸杞、切麻，俱能長年。以視修道者，不可居城郭，以其葷腥。仙靈不降，與道皆矣。煉藥飲水，宜用泉水，尤惡井水。食米體重，食麥體輕。凡服氣，次閉氣，出入不由口鼻，令滿身自由，則生死不能侵。是年九月，霖雨甚，自然徃省程君，凌晨到山，衣履不濕。程詰之，而旦離金泉耳。十一月九日，詣州與堅別，云：「明年正月中旬，旬的去，亦不更入靜室。」至乙亥春正十二日辰時，於金泉道場白晝輕舉。州人盡見，祖母周母胥妹自柔弟子季生問之，唯曰：「動修至道，湏臾彩雷遮豆一川，天樂異香，散漫彌。」

李生

韓愈

人所著表冠簪帔一十事脫留小繩床上結繫如故道場
中有二虎五麒麟兩青鸞飛走堅以狀上聞賜詔褒諭曰
所部之中靈仙表異左風益振至道彌張

令即於道場祀之詔河南進士韓愈作詩曰

果州南充縣寒儒謝自然童孩無所知但聞有神仙輕
生學其術乃在金泉山一朝坐虛空雲霧生其間如聆
竿笙韻來自冥冥天湏臾自輕舉飄若雲中烟里胥上
其事郡守驚且歎驅車領官吏毗俗爭相先入門無所
見冠履如蛻蟬昔云神仙事的信可傳

陸贄以爲不可徒事虛無䟽論日進帝頗嫌之貶爲忠州

不爲良相
作良醫

曰幽求

伊社傳燈

卷十六

華苑

別駕贊乃集古方以惠世。初處士陽城徵爲諫議，皆謂必盡職。及是日夜痛飲，韓愈作爭臣論以譏城，帝欲相裴延齡。城極言其奸，時有鳳翔秀才白幽求，頻年不第，聞延齡權貴，往謁被叱，無顏歸鄉。值新羅國王子入朝，幽求從之過海，於大謝公島夜遭風，舟爲所飄，南馳兩日夜，不知幾千萬里，風稍定，舟得徐行，見有山林，乃整棹向之。山高萬仞，南面半腰有城，壁臺閣門宇壯麗，維舟冒昧而升至城。一二里，龍虎列坐道傍，皆眈眈而視，從者相失。幽求彷彿次大樹下，樹枝爲風相磨，如人誦詩聲。幽求諦察之，宛曰：玉幢立碧虛，此乃真人居。徘徊仍未進，邪省猶難。

俄有朱衣人出傳勅曰西嶽真君來遊諸龍虎皆俯伏人
言曰未到幽求因欲趨見朱衣不顧而入在右諸龍虎時
時攢視幽求盤旋道次門中數十人出皆乘龍下山幽求
隨至維舟處龍虎皆履海面須臾不見幽求未知所適舟
人具饌忽見從西旗節隊伍僅千人鸞鶴青鳥飛引於前
騎龍控虎乘龜跨魚有乘朱鬣馬衣紫雲日月衣上張翠
蓋如風而入城門幽求又隨覘之諸龍虎依前列位與樹
木花藥鳥雀等應節盤迴如舞幽求亦不覺舞蹈食頃朱
衣人持一牒出謂龍曰使水府真君龍未及前朱衣乃顧
幽求授牒幽求未知所適朱衣曰使水府以手指之隨指

永府

身如乘風入海底而不沾濕朦朧如日中行有樹木花弄觸之珊珊有聲至一城宮室甚偉門人驚顧俯伏俄有數十人皆龍頭鱗身執旗杖引入水府真君於北面受符牒出門已有龍虎騎從瞬息到舊處至門不敢入雖未食亦不覺飢少頃有覓水府使幽求應唯入拜殿前引於西廊接諸使下坐飯食非人間味徐問諸使比何處也對曰諸

真君宴遊春臺主人是東嶽真君

堯之四嶽天之一隅

趙陀得祝二點化為他仙故曰大人亦延生千載自然瑤池而降根氣不凡金母故自來接引不識頭陀為何人耳

臨求受辱權臣原係俗士何因得遇諸君充使服勞諒於西華亦有依蒂

○○○白生飄至遊春臺○○○從子引覽稚川景

春夏秋冬有會主人隨地分輸也殿東廊下列數百玉女奏樂白鶴孔雀皆舉翅動足更應玄歌諸便乃出步山西爲迎月殿東有望日觀至申時拱聽諸真若各爲迎月詩

○日○落○照○水○黥○驪○珠○色○豈○昏○寒○光○照○萬○里○霜○縞○過○千○門○

○日○王○魄○東○方○開○嫦○娥○逐○影○來○洗○心○兼○滌○目○光○景○遊○春○臺○

○日○清○波○泊○碧○鳥○天○藏○黥○黥○連○二○儀○不○辨○處○忽○吐○清○光○圓○

○日○鳥○沉○海○西○岸○蟾○吐○天○東○頭○
幽求忘其下句

賦罷一真君乃命友戲須臾童兒玉女三十餘人或坐空

虛或行海面笙簫衆樂更唱迭和有唱步虛聲者數十百

首幽求記其一焉

鳳凰三十六碧天高大清。元君夫人跼雲語冷風颯颯。

吹鵝笙。

四更緋衣人鞠躬白。天欲曙請諸君命駕各辭之際。昨朱衣屈膝言曰。白幽求已充水府使。有勞績諸真相謂曰。便與遊春臺灑掃。幽求恹惶再拜乞却歸故鄉。一曰。鄉何處。答云。秦中曰歸鄉。何所戀。幽求未及答曰。使隨來。朱衣指隨西嶽真君轉各下山。並有龍虎鸞鳳朱鬣馬旛節羽旄等待衛千人。履海西行。幽求操舟隨之。有風迅速如電。平明至一島。見真君上飛。幽求舟爲岸所限。乃離舟上。

寫目送旗節隱隱漸沒方悔恨痛哭凝望有人烟就問云
是明州李晟始節度鳳翔幽求與之有舊因詣謁觀其神
枯色奪知不久於此即告退自是休糧常服茯苓遍遊五
嶽後入西華復遇真君收籙度世勇道茂於前年七月忽詣晟府言太尉
來歲秋中當歸舊任晟莫知其語至是八月有疾謂其子
曰道茂言驗矣自為遺表而卒謚忠武王時道茂居昊天觀俱
稱為天師與賈耽善嘗以術數相較一日有村叟失牛詣
卜之卦成道茂謂曰爾之牛是賈相公偷置巾笥中但候
朝退時突前告之可得叟乃如言祈請耽詰之具以道茂
語告耽於馬上笑為發巾笥取式盤據鞍運轉以視良久

謂曰相公不偷爾牛。要知牛去處。但可於安國寺山門後。
大槐樹杪鵲巢探之。叟逕詣寺門。見槐樹上果有鵲巢。
上探却無所獲。乃低頭下樹。見失牛繫牆外食草。其次即。
盜之家。報官往捕。追牛杖盜。百姓咸相微曰。賈相不可欺。
也。耽嘗退朝。令召上東門卒嚴戒曰。明日當午有異色人。
入門。爾必痛擊之。死且無妨。卒領命。自己至午。唯二尼自。
東相叙而至。施朱傅粉。冶容艷佚。如娼其內。服殷紅下飾。
亦紅。卒計尼髡所未有。因以過痛擊。傷腦流血。叫號稱冤。
返走疾如奔馬。追擊又傷其足。狼籍毀裂。百步外落草映。
樹而無蹤焉。卒還述之。耽問打得死否。具對傷腦折足。耽。

五言

窮中有石徑，繚尺翼口。東市奏失火，延燒百餘家。枚之得
一山，自第一洞至丙子夏，學士鄭綱有胞弟紳與吳興沈
復數千尋，擇子登山下會天暮大雨止一小菴，僧曰契虛
一行，橐自山頂而為御史，契虛十二歲好佛法，即出家於
寤而視虛舉目已破潼關，乃遁入太白山，採柏葉為食，自
之外，擇指語曰：此君貌清瘦，鬚鬢盡白，謂契虛曰：師神骨
一真，謂擇子曰：此都虛曰：鹿俗人安能詣乎？喬曰：仙都甚
川故挈涇此已而請導其徑，喬曰：師可脩食於商山逆旅
侍衛呵禁極嚴，擇者即鮑或問欲何所詣，但言願遊稚川
召訊曰：爾絕三彭往舍逆旅，脩甘潔以伺居數月，擇子百

真君

揭外
洪

方洞

彭

因命捧引登翠霞謂喬見欺治裝將歸是夕一少年捧子曰
 日髮過數尺凝臆乎虛曰願遊稚川有年去捧子曰稚川
 既拜問為誰何瞬乎虛曰自幼好仙過至人勸我遊耳路
 得道為外郎於南階我去乎虛曰誠能擊遊死不悔於是
 養靜非瞬日乃徹其夕即登玉山涉陰踰嶽且八十里至
 即而請外郎忽寤虛共挈石壅其源三日水別流二人入
 盡勁又見一人卧似有水光前行甚遠乃出洞外風口恬
 乎等好施得神遊仙都也前進百餘里攢峰迥拔石徑危
 引虛自石磴下道登捧曰且近何彷徨耶挈至頂其上坦
 之仇何謂捧曰大又行百餘里復入一洞及出見積水無

四

曾

三層

二層

鄭綱

鄭紳

沈聿

聿虛

聿子

歎曰不免少災矣。餘縱百餘里。聿子引虛躡徑而過。復至止民頌賈德不置。此凡三晝夜。見前有巨木。烟影繁茂。高聿出。關東遊至華。木長嘯久之。人見於林杪。見巨繩系本。姑臧李氏子父繩。聿令虛換日坐。索中僅半日。聿曰可。長安佛寺及祿山在山頂。有城邑宮闕。璣王交映在雲物。是絕粒有道士喬稚川也。相與詰其所見。仙童百輩環列。挺秀後當遊。遊仙僧何為者。非塵間人乎。聿曰常願遊稚近師可力去也。虛至一殿。有具簪冠者。貌甚偉。憑几坐。中遇聿子。音奉荷命虛謁拜。曰此稚川真君也。虛拜真君。當導而去矣。虛即之仇乎。不能對。真君曰真不可留於此。

餘輩食之逕去虛亭其亭亘空居檻垂蘿見一人祖而瞬
來謂曰師安所詣黯黑洞瑩心目捧謂曰爾可謁而拜虛
仙府也安得而至目乎捧曰隋氏宗室楊洪避國亂居山
從何達捧曰真能宮近得其姪孫侍御德興代職故居此
俱至藍田上治具視也夫徹視寓目於天下耳虛請寤捧
一洞水流入洞捧其光著若日月之照虛悸然背汗毛髮
洞昏黑莫辨遠望石壁下捧曰此乙姓支潤其名高麗人
照山水清麗真神之道至此酣眠名卧處曰黑甜鄉已而
傾軼虛眩惑不敢途非前所歷虛因問向謂真君云三彭
乎下視川原邈然上三尸中經云上尸彭暉在人頭中尸

彭質在人腹下尸彭矯在人足狀如小兒或似馬長二寸
常居人身利人之死出即爲鬼而饗祀伺察其罪每至庚
申日籍於上帝故學者當先絕三尸則神仙可得不然雖
苦心無補也虛乃悟復歸太白結廬居之絕粒吸氣未常
以稚川事語人喬君至曰此遊樂乎虛具言喬曰爾知降
爲誰卽真君長子玘也惜乎既至而返第勤行終可復至
虛因徙華山下鄭紳沈聿見其不食而貌豐澤深詰之虛
述以稚川之遊紳既聞驚歎不已及開車回重至虛舍已
遁去紳叙其事曰稚川記至長安見上下好貨民多怨讟
乃邀聿復遊西嶽同上太華峯頭誅茅終老時帝專意聚

嚴

歛藩鎮多貢獻市恩河東判官嚴綬竭府庫以進奉徵爲

尹君

刑部員外郎復命節度河東先有道士尹君隱晉山不食

業常餌松栢雖髮盡白而容狀若童獨遊城市里中有老

父年八十餘者曰吾孩提時常見尹君外祖李翁云年七

歲已識之矣迄今曾無老色豈非以千百歲爲瞬息者耶

時綬爲北門從事慕尹之道每旬休即驅駕詣焉及爲帥

嚴女

迎尹至署日與同席有異香自肌中發益重之綬有女弟

學浮屠氏怒其兄與道士遊密以堇斟致湯中命尹飲之

既飲驚起曰吾其死乎俄吐一物甚堅而香綬剖視之真

麝臍也尹忽貌衰嵩隨其少卒於館綬命部將治其喪後

李太虛

二日葬汾水西三十里。明年秋，昭聖觀道士朱太虛因投

龍至晉山，忽遇尹君，驚曰：師何為至此？尹笑曰：去歲在北

門，有以堇斟飲我，故示以死，能敗吾真耶？嚴君雖好道，其

與延齡等逢君，道家所不取。裴子今秋當死，嚴君尚延數

年，言訖不見。大虛歸，白於綬。綬曰：聞仙人不死，脫有死者，

乃尸解也。未幾，女弟病狂死。綬終不能有遇，後果如期而卒。是秋，延齡卒。

張建封

帝獨惜之。丁丑，以宦官為宮市使，徐州節度張建封入朝，

李藩

具奏宮市不便，不聽。建封在鎮，辟韓愈、李藩為僚佐，常設

宴，座賓咸集。有吳門客述李靖事甚奇，云：蘇州常熟縣元

軍以清陽觀道士單以清於大曆時，嘗附舟往嘉興，聞香氣頗異。

疑之。遍曰：同舟皆賈販之徒，唯船頭一人顏色愈常，旨趣恬靜。單至中路，告令易坐。既與近，香氣益甚。因從容問之。其人曰：某本地人，少染大風，眉髮皆落，自惡不已。逃于深山，委身虎豹。數日，山路轉深，遇一老人，問某何爲，遂入山谷。具述本意。老人哀之曰：汝疾得吾羞矣，可隨吾行。因隨入十餘里，過一澗，豁然廣濶，有草堂數間。老人曰：汝且住。此待一月後，吾來看汝。因遺丸藥一裹，令服。又云：此堂有黃精、百合、茯苓、薯蕷、棗栗、蘇蜜之類，任汝儘食。遂去。某服藥後，不飢渴，覺身輕。居兩月，老人方至，笑曰：汝尚在乎？誠有心矣。知疾已差否？令於水照之，鬚眉皆生，色倍少好。老

周更生

于頔

龐蘊

龐婆

靈照

龐子

人曰既服藥不但祛疾可得長生且修行道德期會於二
 十年後令却歸拜請姓名老人曰子不聞國初李衛公乎
 即吾是也今以所修恐未合首年限將及故再尋師耳單
 詢其姓氏曰周更生也單因記而傳之坐客聞者俱以為
 異韓愈曰傳聞藥師辭官修道信有之矣戊寅秋淮西節
 度吳少誠叛詔諸道進討愈勸之封討逆少誠致書求昭
 洗帝赦之山南東道節度于頔因討淮西繕甲厲兵有據
 漢南之志襄州龐蘊字道立侍父任衡陽今其寓為能仁寺一門嗜
 浮屠氏車載金寶沉於湖曰幸無流累塵世遂棄家修行
 文靈照先坐化蘊回襄謂頔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

劉白雲

頭謁紫王

山道通禪

師問如何

是黑風吹

船姑漂陰

羅刹鬼國

歸曰于頓

小子問此

何為頓勃

然怒形於

色師徐謂

發此噴盡

心便是黑

風吹船舫

謝穢入鬼

國矣頓怡

然作礼悔

何初作... 卷一... 華藏

所無遂枕頓膝而逝子方劉奮亦釋鉏立立龐婆別細問曼然沉跡江都劉白雲

家富於財好義濟人不知有陰功於市遇一道士稱樂

子長來寓海陵謂曰子有仙骨而流浪塵土中何也因袖

出兩卷書與之白雲捧視篇目方欲致謝子長歎曰子先

得變化而後受道此前定也乃指摘次第教之子長去白

雲奉行能役風雨變化萬物庚辰夏五月於襄州隔江小

山上化兵士數千中結紫雲帳幄天人侍衛連月不散于

頓疑其妖使兵馬使李西華攻之帳幄侍衛漸高弓矢不

能及判官竇處約曰此幻術也穢之即散乃取尸穢焚於

下白雲笑曰為我曰節使我非叛者何必致討若有叛者

王西陸

王遜

翟興

我富詩以神兵耳遂乘白馬從者四十餘人走於漢水上

蹴波起壘如平地倏忽而改頃由是自戢後於江西湖南人多見之彌更

年少時衡山刺史王遜好道白雲常來郡中一日謂曰將

往洪州即於鍾陵相見一揖而行初不曉其肯辰發靈州

午時已在湘潭人有自湘來者言之驗其時日則頃行七

有里旬日遜果除洪州到任曰雲來訪遜益敬事之未幾

辭往徐州云送張僕射還京後復於江都遇樂真人曰爾

舟之經太上所勅今授於爾周遊人間固已有年金液九

子日外可登天境數十年後有識者見在長安賣藥張建

封卒帝召李藩為秘書郎韓愈為監察御史辛巳秋韋臯

命都尉翟興大破吐蕃詔賜臯爵南康王臯所辟僚佐俱

十張芬

田鸞

奇才異能行軍司馬張芬多力善彈每塗墻方丈以墨蘸彈彈之成天下太平字體勢端嚴如人模成曾有客於臯席以籌椀中臯豆擊蠅十不失一舉座驚笑芬起曰無費吾豆遂以指捉蠅拈其後脚無有脫者其捷如此前後戰績興芬居多蜀人指二將為壬午春苗晉卿同平章事信心好道有司奏嵩陽道者田鸞昇仙鸞家在長安世有冠冕鸞不仕富於財兄弟五六人習年未及三十而夭鸞年二十五母憂甚鸞亦自悟常聞道家有長生術遂入華山求問真侶心願懇至見黃冠自山中出遂禮謁求度黃冠舉頭指栢樹葉曰此即藥也何必深遠但問所志何如耳

鸞坡尋仙方云側柏服久不已可以長生乃取柏葉曝乾
爲末服之稍節葷味心志專一服至六七十日未有他益
但覺時時煩熱而服不輟至二年餘病熱益甚頭目如裂
舉身生瘡母泣曰本欲延年反爲藥所殺而鸞益服至七
八年其身如火人不可近皆聞柏葉氣諸瘡潰裂膿水遍
身如膠母意其必死忽自云體今小可湏一沐浴令置一
斛溫水於室數人昇卧斛中自病來不寢久矣忽若思寢
乃令掩戶勿驚遂於斛中寢三日方寤呼人起之身上諸
瘡皆已掃去光彩明白眉頰紺綠頗覺輕健自云初寢夢
黃冠數人持旌節導引謁上清遍禮古來列仙咸相謂曰

相葉仙人來也授我以仙術勒名於玉牌文皆金字藏於上濬謂曰且止人世修行後有位次當相召也復引而歸自此絕穀不食隱于嵩陽好道者皆從之至一百二十有畸常如少容忽告門人曰將起清都仙約矣遂無疾而終顏色不改異香滿室空中聞樂聲遠近悉來瞻禮門人殮葬晉卿轉以奏聞命有司禮祀郅中王鄉聞其事深自感歎道惟切慕而得冀師猶詳審而度

契虛既從釋氏而齋君啟其遊仙之念捧子遂引入稚川夫亦欲其一變至道乎尹君飲堇甌不死道亦高矣但所吐麝臍甚為不解咸亦張果孫博之流歟李靖棄職修真忽于此度周子其字藥師其成藥而矣于嶠潛蓄異志故劉仙警之可知世人舉念神明炯鑒

○○相媼劈雪城救生

○○上良飲神液不死

王婦初實酒南郭每至節日有一道士過飲如是數年卿
覺其有異至是復來遂結束潛隨數里道士顧見驚問何
往卿拜曰願神人許爲僕使道士固辭卿固隨每過澗壑
或高澗丈餘道士踰越輕舉卿踵之亦能渡行數十里一
巖高百餘丈道士騰上卿不能登哀求禮拜道士曰何若
從我當速歸不爾徒受困也卿曰渡險阻皆賴尊師今却
歸無路矣願見救拔道士垂手巖下令舉手按懸閉目躍
身翕已飛上其上平曠烟景不類人間又從行十餘里見
門庭整肅止卿於舍外草樹間謂曰候便令見天師卿潛

身二日道士每送飲食後一日忽見天師杖策出門形狀
瑤瑋眉目踈朗四五人侍從道士私招卿於道側禮謁天
師訝曰何因至此卿方具陳道士曰此人謹厚恐堪役使
可令守竈天師令且收之遂引卿入院至廚下見一大竈
下然火上有鐵笏閉蓋數重道士令卿專春不得妄視餘
道士或汲水採藥蒸曝造食以供天師夜令卿卧廚下守
火經六七日都不見有來看釜中物者後一夜卿不覺竊
開窺藥忽見一白兔從笏中走出驤然有聲道士聞之曰
藥已失墜競來呵叱惶懼失色天師大怒曰何忽引俗人
來令夫我藥召前道士責辱欲鞭之叩頭請却擒覓有數

水分處復見
姑發明

相媼

人於庭施百萬步二道士變白鶴冲天食頃已擒商白兔
復將釜中固濟鍊之夫師令速遣俗人道士遂令之出口
幾悞我子心未堅可且歸去後二十年於汾州市中相見
卿竊問天師何姓曰申泰芝也又問兔是何藥曰鉛汞之
精數千年始成生於西華至難得者余即潘太師弟子秘
希言也送下高巖而別卿尋路歸數日方至郭已經年矣
日憶汾州之約將往赴之聞湘潭有一媼常居止人舍十
有餘載以丹篆文字救疾於閭里莫不嚮應鄉人稱曰湘
媼爲構華屋數間而奉媼曰但圭木其宇是所願也王卿
往拜之見媼鬢翠如雲肥潔如雪策杖曳履日可數百里

逍遙

鄉告其所遇媼曰申老執拘子可靜處汾州至期我當送子入山決難委也鄉謝去媼遇里人女曰逍遙年二八艷美異常携筐採菊偶瞪視媼足不能移媼目之曰汝乃愛我可同之所止否逍遙欣然擲筐歛衽稱弟子從媼歸室父追及以杖擊之叱而返逍遙竊索自縊親黨敦喻其父母讀縱之度不可制遂割捨復詣媼所但簞塵易水焚香讀道經而已後月餘媼白鄉人曰某暫往羅浮爲戶慎勿開鄉人問道遙何在媼曰已先行矣如是一去三稔人但於戶外窺見小竹迸筍叢生堦砌及媼歸召鄉人同開鎖見逍遙懵坐於室貌若平日唯蒲履爲竹稍穿於棟宇間

張拱

白鼉

媼以秋叩地曰、吾至、汝可覺、逍遙如寐、醒方起、欲拜、忽遺左足、如肘於地、媼遽令無動、拾足、勘膝、巽以水、乃如故鄉、人大駭、相率數百里來歸、媼不喜人多識、忽曰、吾欲往洞庭、救百餘人性命、誰有心爲我設船一隻、一兩日可同觀之、里人張拱、家富、請具舟楫、自駕而送之、將至洞庭前、一日大風濤、蹙一巨舟、投於君山島上而碎、載中近百餘人、雖不至損、未有舟來、救各星居於島、有一白鼉、長丈餘、遊於沙上、數十人攔而撾殺、分食其肉、明日有城如雪、圍繞島上、居人莫能辨、漸窄、東至近、人衆忙怖、號斗、囊橐皆爲糞粉、逼聚爲簇、相去不三四丈、已無處攀援、勢至危急、岳

趙歸真

崇通微

陽之人隔岸遙觀雪城妄相猜測時媼舟已至岸媼登鳥
攖劍步罡嘑水飛刺曰城聲如霹靂城遂崩陷乃一大百
鼉長數十丈劍立其脰蜿蜒而斃百餘人咸號泣禮謝媼
令張拱逐載衆人過湖媼不欲歸命拱自返拱不忍別媼
仍登舟將抵湘潭有道士再拜曰樊姑許時在何處甚相
慰悅明日媼與逍遙不見拱尋詰道士曰此劉真君妻樊
夫人遊行人間踪跡不定忽老忽少乍媼乍妍至上高真
也吾即羅浮趙歸真曾師事之謂吾道緣在京遂辭入長
安帝一見親信即建觀以居令設教度世廣延道衆歸真
常謂人曰師言我赤虎之下當兵解也九華道士葉通微

元藏機

乃處士元藏機弟子偶與歸真言其師之異云藏機乃後

清河

魏清河孝王之孫隋煬時官奉信郎大業九年爲過海使

判官無何風浪壞船黑霧四合同濟者皆不免而藏機獨
爲破木所載殆經半月達於洲島間洲人問其從來則瞽
然具以事告洲人曰此滄洲也去中國數萬里出菖蒲花
桃花酒飲之神氣清樂其洲方千里藏機遊覽花木常如
二月地土宜五穀人多不死出鳳凰孔雀靈牛神馬之屬
更產分蒂瓜長二尺具色如椹一顆二蒂有碧棗丹栗皆
大如梨洲人多衣縫掖衣戴遠遊冠與之話中國事則歷
歷在目所居或金闕銀臺玉樓紫閣奏簫韶之樂飲香露

之醿洲有久視之山下出澄水泉其泉潤百步亦謂之流渠雖投之金石終不沉沒故洲人以瓦鐵爲船舫有金池方十數里水石泥沙皆如金色中有四足魚又有念蓮花洲人研之如泥以間彩繪光輝煥爛與真金無異但不能拒火更有金莖花如蝶微風至搖蕩如飛婦人競採爲首飾有語曰不戴金莖花不得在仙家以强木造船方只廿八百斤巨石絕之多飾珠玉以爲游戲藏機淹留既久忽念中國終不沒洲人遂製凌風軻以迭激水如箭不旬自達於東萊問其國乃唐皇也詢年號貞元也訪鄉里榛蕪也追其子孫跡屬也遂隱於九華有二鳥大類黃鸝翔翥空中呼之即至

皇甫湜
柳宗元
李賀
毋鄭

或令銜珠或受人語謂之轉言鳥藏機工詩好酒混俗無拘十數年間遍遊江表咸謂已得真道歸真脩奏於帝命使齋手詔急徵至中路忽亡去使者回奏帝咨嗟曰朕不如明皇帝以降異人乎有人見藏機泛小舟於海上云將復往滄洲時癸未臘月也韓愈上言方士惑人秦漢可鑒詔貶為山陽令時文章爭為靡嫚都無風骨愈鄙之獨為古文皇甫湜柳宗元李賀等爭效之賀字長吉隴西人鄭王之孫稚年善樂府意新語麗出遊命小奚奴背古錦囊得句則投之其母鄭氏曰兒欲吐出心肝耶官太常年二十四晝寢見天使降云奉上帝勅召作白玉樓賦賀跨赤虬上升覺而

順宗誦

永貞

王叔文

鄭餘慶

修質

門吏

遂卒母鄭念子深哀一夕夢賀如平生白曰幼奉親命為
 詩文欲大門族不意承帝召不得奉晨夕母詢其故賀曰
 上帝近遷都於月圃構宮名曰瑤京以兒榮於詞故召與
 文士數輩為新宮記帝又作疑虛殿使纂樂章王勅李白
 杜甫咸在已為神仙甚樂願夫人毋念鄭寤哀以解時太
 子能文善篆申申秋忽風疾帝亦不豫乙酉春正帝崩在位
 二十六年太子即位順宗改元永貞以失音不能決事王叔
 齊六六同太子即位帝改元永貞以失音不能決事王叔
 文等轉相交結語陸贄陽城鄭餘慶穆質還城贄未至京
 而卒餘慶為刑部侍郎質為給事中餘慶為柳州刺史時
 有門吏自遠來省未至柳十餘里旅店遇一人狀貌如二

十三四神彩俊邁。辨多稽古語。及開元麟德間事。如日觀見。倪附一書於餘慶曰。

九疑五嶺。神仙之墟。山水幽奇。烟霞勝異。如陽朔之峯。巒挺秀。博羅之洞。府清虛。不可忘也。所以祝融棲神於衡阜。虞舜登仙於蒼梧。赫胥耀跡於潛峯。黃帝飛輪於鼎湖。其餘高真列仙人。臣輔相。騰翥逍遙者。無山無之。其故何哉。山幽而靈。水深而清。松竹交映。雲蘿杳冥。固非凡骨塵心之所愛也。况遂洞之中。別開天地。瓊膏滴乳。靈芝秀草。豈塵目能窺。凡徒可履也。得延年之道。而優游其地。洵爲樂哉。

薛志真

薛伯高

楊馮
鮮于奔

又言明年二月當復歸朝。吏未相識問之。初曰有志林泉。久棄鄉國。不欲骨肉親人知。吾行止再三懇詰。始云薛姓。玄真名。則天時人。薄視功名。遨遊泉壑。得道於五嶺間。棲息有志有緣者方可遇也。吏至柳岑。訖出書餘慶。令訪無踪。還朝語及。給事中薛伯高流涕曰。某之高祖自左常侍棄官入道不返。此即是也。穆質初應舉策云。防賢甚於防奸。楊憑曰。君不得矣。天子方禮賢。豈得云爾。質憂遂謁鮮于奔留食。未竟。僕報云。尊師來。奔具靴笏。且命撤食。及至。一眇曰。道士耳質。怒奔待薄。忽視眇道安坐。不爲禮。道士謂曰。莫曾上書策求名否。質曰。現應制已過試。曰。面色

賈籠

賈直言

賈瞻子

大喜合官在清近。是月十五日午時後當知策是第三等官。是左補闕質辭去。至十五日午方過。聞扣門聲甚厲。遣人應問曰。五郎拜左補闕。後鮮于弁請曰。前道者乃賈直言之父籠也。言事如神。不得不往謁之。質遂與俱往。籠謂曰。後三月至九月。勿食羊肉。當得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德宗常賞對。數言事多有行者。質已貯不次之望。意甚薄。知制誥乃私謂人曰。人生自有命。豈有不啻羊便得知制誥。四月給事趙憬召質同尋異人。及見即籠。趙致敬如弟子。就坐與趙言事畢。復謂質曰。前者令勿食羊肉。何不相信。今否矣。質曰。莫更有災否。曰。有。質曰。莫至不全乎。曰。初意

李吉甫

過於死緣識聖上得免於厄貨問何計可免曰無計又問若遷貶幾時得歸曰少是十五年却回無何宰相竇參忌之奏質於大會中頻言章奏有善即自己出不善言苦諫不納合以大不敬論德宗御書令與一官遂遠貶至是徵入整十五年欲更訪寵不知其所往陸贄臨終表李吉甫可大用陽城遺表稱杜黃裳忠直帝疾久不愈以長子淳

為皇太子

純更名

王叔文有憂色賈耽惡奸黨用事稱疾遁

入深山不返韋臯表請太子監國是秋制令太子即位

憲為

憲宗純

宗以黃裳餘慶同平章事貶叔文等為諸州刺史尋貶司

饒助

馬柳宗元至饒州究州名義云隋時樂安饒勣漁於紅遇

瓊真

司韋丹

元和

高崇文

李渤

王爽

馬士良

風濤舟覆其女瓊真年十四哭行水濱不食三日死能大
 震電水蟲多死父屍浮出鄉人具禮葬其父女上聞建廟
 因名饒州宗元為立饒娥碑記冬月韋臯薨蜀二十年善
 撫將士周恤民隱蜀人德之畫其遺像拜祀比於諸葛未幾翟張相繼卒副使劉闢自為留後
 阻兵自守諫議大夫韋丹上疏討闖丙戌元和元年春頑
 宗崩闢圍東川黃裳薦神策軍高崇文進討連捷追擒誅
 之詔崇文為司空鎮蜀帝聞少室山人李渤之名詔為左
 拾遺渤辭疾不至然朝政得失輒附奏陳論以進士王爽
 子為京兆尹執法嚴酷萬年縣馬士良犯法爽欲殺之
 亡命人南山至炭谷湫岸潛大柳樹下纔曉五色雲下一

無思究竟
而物

仙女於水濱有金槌玉版連叩故下青蓮湧出每葉舒開
仙女收擎三四技食之乃乘罷去士良見槌板尚在躍下
扣之青蓮復出食十數枝頓覺身輕即能箴舉尋向彩雲
所見大殿崇宮食蓮女子與羣仙處於中見之大異以竹
杖連擊墜於洪厓澗邊困憊熟睡及覺見雙鬟小女磨刀
謂曰君盜靈藥奉命來取君命士良俯伏求救答曰此應
難免惟有神液可以救君當以我爲妻遂巡持一碧甌至
內有飲白色士良飲之盡復寢湏更而起女曰藥已成矣
示之七點光瑩如空青士良俛看腹上似有紅線處乃切
痕也女以藥磨之隨手不見戒曰但自修省慎勿語人若

合補之

元天姑聖

樹晟

武元衡

費冠卿

劉道隆

漏泄腹痕必裂遂同住於湫側曰我谷神之女也守護上

仙靈藥故得救君耳士良問上仙何人曰九天聖姑也有後

見其於炭谷湫捕魚投一帖子必隨斤兩而得士良及歸萬年來往東西兩川柳

晟為山南西道節度漢中府人謀亂士良奔告帥府晟疾

驅慰勞眾拜謝晟欲資士良路費令還士良曰長安道險

有賂則越次可擢無錢則濟法可誅吾何戀焉晟深然之

終以恩遇丁亥眷黃裳武元衡並同平章事韋丹為江西

觀察使崇文為邠寧節度帝試策士於延英殿池州費冠

卿進士擢第將歸故鄉來別鄭餘慶鄭素與秋浦令劉道

隆善因費之行託以寓書手札盈幅絨以授費曰劉令久

弗且專登卷十六第六節九華藏

有名場所。以不登甲乙之選者。以其福率。不拘於時。故舍科甲。而就卑官。可善遇之。費因請畧批行。止於書未貴。其因所慰薦。稍垂青焉。鄭即發函。批數行。復緘如初。費賁至秋浦。先投刺劉閱刺。委諸案上。畧不顧盼。費竦立久之。無報。即以相國書授閹者。劉發函覽畢。嫚罵曰。鄭某老漢。何用此書為。擘而棄之。費益懼。排闥趨拜於前。屈已之士。受道之林。王卿慕道。幸遇天師。乃不能堅守。月竈致遭遣出。亦操心之失也。終遇樊姑。許其引去。特原其誠。求不憚耳。島上諸人。幸免覆溺。乃無故傷生。致罷城圍逼。非仙姑慈憫。盡為蘆粉矣。觀此知物命不可橫殺。藏機漂至滄洲。因禍得福。忽思歸中國。何其不知好歹。上良亡命。得食靈藥。而配神女。大虧京兆之醜。或曰。世謂仙佛乃英雄也。當思拱璧駟馬。何如坐進此道之調適。所以為大英雄也。當思拱璧駟馬。何如坐進此道之調。

○○○陳黑老瓜圃傭工 ○○○田先生桑林判獄

劉道隆閔然顧之揖坐與語日暮促令排店費曰昏黑不
可云強賓及往尋逆旅乞與廡下一宵明日徐詣店所即自解囊裝

施氈席於地劉拂衣而入良久出曰此非待賓之所移其
卧具於閣子閉鎖甚嚴費莫知所以據榻而息是夕月明
於門隙中窺見劉令自執篲畚掃除堂之內外庭廡陞壁
靡不周悉費異之危坐屏息而回將一更忽有異香郁烈
劉執版恭立于庭似有所候既而香氣彌甚見雲冠紫衣
仙人高八九尺數十人擁從直詣堂中劉再拜側立俄羅
列饈果奏樂飲酒樂之音調殊常命劉侍飲仙人忽問得

此
客為

鄭某信否

對曰有費冠卿

先輩自長安來得某書甚安仙

笑曰冠卿

且喜及第

今在此耶曰在曰吾未合與之見且

亦似相識

與一杯酒佢向道早修行即得相見命劉酌酒一杯送閣

中費見劉自呷半杯即以階上盆水投盃中疑而未飲仙

人下階與衆乘雲劉拜謝嗚咽既去劉詰問見酒猶在驚

曰此酒萬劫不可一遇何不飲也引而飲之費力爭得一

兩呷劉費遂爲修道之友卜居九華山以左拾遺徵不起

鄭亦尋去世冠卿於暇日問向所降仙人劉曰此金闕上

卿漢天師張也并言已初得緱仙姑傳我劍術繼得天師

教導云與鄭相及于前世爲同門以行淺再謫于塵耳

後元

聶鋒

聶隱娘

師復來授以道要皆得仙去魏博大將聶鋒有女隱娘貞元中方十歲

有尼乞食見隱娘悅之向鋒乞為徒鋒怒叱之尼曰任押

衙鐵櫃中藏亦須偷去及夜果失隱娘鋒大駭令人徧覓

不獲後五年尼送歸告鋒曰教已成矣尼歔不見一家悲

喜問其所學曰但誦經咒無餘事也鋒慙詰之曰初被尼

挈不知行幾里及明至一高峰石穴寂無居人猿狖極多

紛蘿蓋邃已有二女亦各十歲皆聰明婉麗不食能千峭

壁上飛走若捷猿登木無有蹶失而尼固非尼則為道姑

與我藥一粒服之命執寶劍一口長二尺許及利吹毛令

剗逐二女攀緣漸輕一年刺虎豹皆決其首三年後能飛

刺鷹隼無不中。劍乃漸減五寸。至四年。留二女於山。挈我入城。不知何處。指一人數其過。曰爲我刺其首來。無使覺。授羊角七首。及廣三寸。遂留日刺之於都市。囊首而返。姑以藥化之。爲水。五年。人曰某大僚無故害人若干。可決之。來乃度其門隙無障礙。伏梁上。頃時携其首歸。姑曰爲汝開腦後藏七首。用時抽之言術已成。可歸。後一十年再見。鋒聞甚懼。後遇夜即失蹤。及明而還。鋒不敢詰。因茲不甚。麟受忽磨鏡少年在門。隱娘指曰此可與我爲夫。鋒從之。遂嫁焉。少年但能淬鏡。鋒繪其衣食外室而居。數年後。鋒卒。魏帥田緒廣招劍俠。重以金帛。署隱娘夫婦爲左右吏。

季安
劉昌裔

緒帝子季安代之朝廷以劉昌裔爲陳許節度使季安與之不協使隱娘刺之劉乃賈耽門人授其算術云後某年有大厄以吾術得異人可免是年正所言遇厄時也昕夕卜算已知將來召衙將明晨往城北候一丈夫一女子跨黑白衛至門遇鵲前噪丈夫以弓彈之不中妻奪夫彈一丸而斃鵲者揖之云吾欲相見故遠相迎衙將受命俟之果如所言因前道意隱娘曰劉僕射果神人魏帥不及也既見昌裔勞之夫妻再拜謝罪昌裔曰各爲其主魏與許何異願請留隱娘曰服公神明願捨彼就此劉問其所須曰日給二百錢足矣乃依所請二衛潛收於布囊蓋紙所剪者

精精兒

居月餘白劉曰彼未知住此必使人繼至今宵請剪髮繫以紅綃送魏帥枕邊以表不回劉聽之至四更却返曰信已送去後夜必使精精兒殺某及賊僕射某當計殺之劉豁達襟懷亦無畏色是夜明燭以待半宵後有紅白幡子飄飄相擊於床四隅良久見一人自空而跽身首異處聶飛下曰精精已斃拽出堂下藥化爲水毛髮不存聶曰明夜使妙手空空兒繼至空空之神術滅形無影人莫窺其用鬼莫躡其踪其之藝不能造其境此繫僕射福耳但以于闐玉周項擁以衾某當化蟻蝶潛僕射腹中伺聽餘無逃避處劉如言至三更瞑目未熟聞項上鏗然聲甚厲聶

空空兒

自剝口躍出，賀曰：無患矣！此人如俊鵬一搏，不中耻術不

工，即翩然遠逝，纔一更已過千里。視玉果有七首劃處，痕

白居易

逾數分，自此益厚。聶劉更重文士，常與元白往來。白居易

元稹

字樂天，作樂府，規諷時事。流聞禁中，召為翰林學士。與元稹

倡和極多，時謂前有李杜，後有元白。戊子夏，策試賢良方

牛僧孺

正舉人。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署為上第。僧孺，字思黯，音

李宗閔

有相者，遇之曰：公見青蠅拜賀，方能及第。僧孺以為誕至

是試歸庭前，見青蠅作人行立，約數萬，折躬再三，果獲第

裴垺

帝以裴垺同平章事，問為理之要何先，對曰：先正其心。帝

歎羨，出宮女百人配為民家婦。德宗時，南海進奇女子盧

盧眉娘

盧景裕

法華經

何之休

眉娘十四歲生眉如線而長故號眉娘本後漢景裕後流落嶺表幼慧悟工

巧無比能於一尺絹上繡法華經七卷字之大小纔半粟

許而點畫分明細於毫髮品題章句無不具焉更善作飛

仙蓋以絲一鈎分三段樂五色結為金蓋五重中有十洲

三島天人玉女臺殿麟鳳之儀執幢捧節童子不啻千數

其蓋濶一丈稱之無三兩煎蜜香膏傳之則堅硬不斷順

宗嘉其工謂之神姑令止於宮止飲酒二三令至是帝賜

金鳳環束其腕眉娘不願在禁中帝遂度為道士故歸南

海賜號逍遙路經江右聞十七代師張願壽八十七而化

八代

張士元

字仲良

瘠而多髯嗣教居應天山四十年山多虎人

李象先

王琚

莫敢謁每大風雨遙見其玄冠乘黑虎往來諸峯山南有

北有緋經石黑龍片碧蓮池唯三元日如下山傳錄逍遙得受諸道法丹舍山

轉教後昆及後神遷香氣滿堂弟子將葬舉棺覺輕撒蓋

象先為作唯雙履後人見乘紫雲遊於海上羅浮處士李盧逍遙傳時南方旱飢已丑春李藩表請賑恤裴拍薦藩

有宰相器未達時聞胡盧生卜筮甚驗問之生曰貴人也

在紗籠中藩問所由不復言至是為相遇一異僧與言云

凡宰相冥司必潛以紗籠護之恐為異物所擾藩默喜帝

好黃老藩曰秦皇漢武學仙之效驗具載前史太宗服天

竺僧藥致疾古今之明戒也帝雖謝之搜羅靈異不已洛

陽尉王琚因常調人京道出東都過天津橋馬前忽遇孽

姪四郎幼失怙恃流落於外幾十五年因自述所以琚哀
愍久之乃曰叔今赴選費用固多有少物奉獻即於懷中
出金五兩許色如雞冠曰此不可與常者等價也到京但
於金市訪張蓬子付之當得二百子琚問爾復何適對曰
向居王屋山下洞今將往峨眉又問今泊可處曰中橋逆
旅席氏之家時方小雨會琚不賣雨衣四郎請往寓中少
俟雨霽琚與俱至其室見妻妾四五人皆殊色並來禮謁
衣服裝飾華侈非常具飲饌極珍異四郎殷勤侍奉琚叩
其所遇曰姪因困苦於鄭州道上遇一異人同姓常其名
也憐某孤窮謂曰子能修道吾當教子姪跪而應之師四

某洛中人。以負義俠於至德時。遊終南。遇風雨。宿於山夜。半雨霽。月明。慨然四望。而歎曰。我欲平天下之亂。無尺寸之柄。以佐我。我欲救天下之飢寒。而衣食亦不自充。天地神祇。福善之說。固不足信。言訖。有人自空而下。曰。爾何言。此某按劍沉吟曰。言平生之志。是何神聖降臨。曰。我回道人也。有術。水銀可死。雖不足定禍亂。亦足以濟危困。於袖取書一卷。授曰。爾無救人之位。而有救人之心。正可行此術。自此常以黃白周世之絕。因以書轉授於姪。故亦行其術。琚未深信。即起去。四郎曰。行李有期。恐不獲再候也。欲往劍門安頓人口。至玉峯候謁太真王夫人耳。琚入京時。

吉兒

旱物價騰貴財用已匱因命奴吉兒將金訪之市果有張蓬子見金驚喜問要幾緡吉兒即云二百千蓬子如數與之又曰更有可再來吉兒以錢歸琚大異明日自詣詢之蓬子曰此仙人王鶴丹金也得之可避火西域商胡專此伺買且無定價但王仙本約如此亦不可多取也琚始悔悟欲再遇之遍訪終不復見帝聞之召琚入殿詳問旋補為懷州司馬先是侍郎呂渭楊憑相繼廉問湖南皆嘗師事南嶽道士田良逸蔣含弘二人道葉極高遠近欽敬時號田蔣楊憑迎曰至潭田方洗足傍若無人使至乘小舟便行侍者以履襪追及於衙門便坐堦砌着纈楊迎見再拜田不止

○呂渭

○田良逸

○蔣含弘

呂溫

呂渭已卒

人田哥

歐陽平

之師中呂溫刺衡州亦來就謁左右先告以使君是侍郎
子及入拜於牀下良逸拊其背曰汝是呂渭兒子耶溫泣
然流涕降階良逸真樸大率如此其母爲王喜寺尼年老
尼衆皆師之故乎良逸爲小師常日負薪兩束奉母或有
故命弟子代送尼衆早起見一虎在門外走以告田母母
曰應是小師使送柴來不足畏也含弘兄事良逸善符術
自晦不用嘗於九真觀修醮命徒至縣市齋物不及期還
蔣詰之言山口有巨獸當路以故遲滯蔣以一符命置所
見處明日報獸踣於符下蔣曰我本以符却之豈知不能
自脫既以害物安用術爲取符本焚之仁者歐陽平者行業亦

高慕二人之道自遠而至。又兄事蔣。修習有年。夢三金爐自天而下。若有所召。既寤。摺告人曰。二先生不久去矣。我繼之。俄而田蔣一時蛻去。呂刺史至山視殮。顏色如生。奇香馥郁。歐陽忽亦坐化。憑并爲殮葬。申奏三仙之異。帝命立祠。韋丹觀察江西有惠政。嚴禁掠人販賣。閏三月忽卒。吏民表請立廟。在京時有遁者。與丹交遊歲久。謂丹曰。子好道心堅。可自往徐州。問黑老丹。乃求假出。至徐州。經數日。遍訪皆云無之。召問衙吏。吏曰。並無姓黑者。惟去此五里瓜園中。有一人姓陳。爲傭工。賃居半間茅屋。州人見其黑瘦。皆呼爲黑老。不知是否。丹曰。可爲我邀來。吏往

陳黑老

喚不行乃驅迫至驛丹具公暇在門祇候一見便拜黑老
曰儻作求食不知何罪被捉願得生回復怖畏欲走吏人
遮攔不放自辰及酉丹禮懇益恭黑老驚惶轉甚畧請上
廳不肯二更方上堦傍坐於牀丹再拜諮請不已至三更
黑老忽倒卧鼻息如鼓丹效跪立床前因困極不覺和公
服亦卧於地五更黑老起撫丹背曰汝起汝起似汝好道
吾亦愛之大抵骨格不成就且須受人間富貴待合得時
吾當來迎汝不然恐汝失路耳初秋日可再來此當爲盡
話言訖倏去丹却歸至期前一日晚至徐州黑老已辰時
死矣丹惆悵葬之而回自後并京師道者亦不見丹任江

韋煌

齊推

蔭女

李性

西二十餘年忽一叟謂闍人曰可報公道黑老來也丹倒
屣相迎密談竟夜明日無疾而卒帝即用其長子煌爲主
祀大夫世守某廟饒州牧齊推深惡南人尚鬼曾以女嫁
書生李性數月而孕性赴興長安婦將產於州之後堂夢
神斥逐女知父素不信不敢言未暇移居既產口鼻流血
而死殯於官道側俟罷郡遷之北歸明年性下第歸饒日
晚於野中見妻訴已屈死乃曰有田先生者九華洞中大
仙也隱於鄱亭村作小學以教材童可往告求其袖刀或
能再生性如言蚤詣膝行而前首體投地哀告先生堅拒
涕泗叩坊及夜終不就坐學徒既散先生曰誠懇如是吾

亦何所隱耶。但不蚤相告。舍已壞矣。且爲作處置。從屋後出百餘步。至桑林。時已昏暝。忽光明如晝。化爲大府崇門。儀衛森列。先生寶冠紫帔。據樂而坐。擬於王者。傳呼地界。俄有十餘隊。各擁百餘騎。奔至。皆長丈餘。謁者呼名通入。曰廬山江濱彭蠡等神到。先生曰。刺史女爲鬼所殺。聞之何不申理。對曰。獄訟無主。未果發謫。賊是鄱陽王吳芮。因刺史宅。是其所居。怒生產腥穢。遂肆凶暴。先生命擒芮牒天曹戮之。勘云。齊氏算尚有三十二年。合生二男三女。有進士祿。奈其屍腐敗。一老吏曰。東晉鄰下有人誤死。屋已壞。又合還生。葛山君斷令具魂爲身。與本無異。但壽盡日。

玉也乾淨

無形今只追其魂魄今為一體以神膠塗之發遣却生先

生許之見有七八女人俱似齊氏更引至推而合之有藥

如稀餵以塗其身頃刻官吏皆散性與妻及先生皆在桑

林間夫妻叩謝生生曰但云自得再生勿多言也性領妻

還推始異而信之其後年壽男皆如所言性復應試為進士庚寅出

補為河陽司馬前後福未艾

仙姑尼裴混世於楊堅時已然矣其教隱娘劍術處又

非中條一服宜與經線磨勒為傳

眉娘之藝靈奇較之薛夜來神針暗紉堪為絕對

四郎為王常弟子受呂祖親傳其丹金安得不貴

韋丹求道誠篤宜黑老感而來生前之黑老

田生為申公仙秩既高何以混俗于村學豈大仙亦喜

處館乎一笑

洛陽流風

○○○伊祈玄解黃牝馬 ○○○軒轅彌明石碣詩

烏重胤

○化神

○二女冠

○三小僕

河陽民有花癖富室各園競栽奇木以相炫有客勸節度使烏重胤移京師王蕊芭來足當魁黨性曰名花有司守之神精靈憑附死民間重費搆求亦一方大病重胤遂出示禁絕長安安業唐昌觀舊有玉蕊樹花每發若瓊林瑤胡車馬尋玩者絡繹一日有女子年可十七八綠繡衣垂雙髻無簪珥之飾容言婉婉從以二女冠三小僕皆非髻黃衫端麗無比既而下馬以白角扇隲面直造花前所經處異香芬馥聞數十步外皆疑出自宮掖莫敢逼視停盼良久令女僕取花數朶而出將乘馬顧謂黃衫者曰太真

劉禹錫

嚴復休

伊祈玄解

夫人有王峯之約自此行矣時觀者如諸咸覺烟飛鶴唳景物輝煥舉轡百餘步有輕風擁塵湏臾塵滅望之已在半空餘香不散者經月元白劉禹錫嚴復休等皆賦王慈院真人降詩帝聞之歎頌不置見玄真子圖本漁詞因畫像訪之不得令集其詩歌上之其兄亦得仙或問志和所在不荅五去時有處州伊祈玄解緝髮童顏氣息香潔常乘一黃牝馬纔三尺高不啗芻粟不施韁轡惟以青氍藉其背歷遊青交間與人道千百年事皆如目擊帝詔入宮館九華之室帝每日親訪而玄解魯樸未嘗閑人臣禮帝問曰先生春秋高而顏色不老何也玄解曰臣家海上種

張維則

木公九

靈草食之故得然也於衣間出三等藥寶種於殿前未幾

皆生一曰雙麟芝色褐一莖兩穗穗形如麟二曰六合葵

色紅葉類於莢葵始生六莖其上合為一株共生十一葉

內出二十四花如桃朶而于葉一葉六影實如相思子

三曰萬恨藤二子狀類芍藥蕊色殷紅細如絲髮可長五六

寸一朶內不膏于莖亦謂絳心藤靈草既成帝躬采餌頗覺神驗內給事

張維則自新羅國回進所得金龜印云於海上泊舟島間

聞雞犬鳴吠似有烟火乘月行約一二里見花木樓臺中

有數公子章甫冠紫霞衣吟嘯自若惟則請謁公子問何

來因具言其故公子曰唐皇帝乃吾友也命一青衣捧金

龜印以授曰致意唐皇持還舟旋顧舊路無踪矣帝視其

秀才

且煉

即長五寸面方一寸八分。篆曰鳳芝龍木。受命無疆。歎曰。朕前生豈仙人乎。因織以紫泥金鎖。置帳內。後常現五色。光是月寢殿前連理樹上生。靈芝二株。宛如龍鳳。帝曰。即篆所謂寧非此兆乎。重賜。惟則是秋。李吉甫罷爲淮南節度州。境廣疫。吉甫爲之不飲酒。不聽樂。會有制使至。不得已而張筵。憂慘見色。醺合。謂諸客曰。弊境疫厲。亡歿相踵。諸賢。其何術可以見救。下座一秀才起曰。某近離楚州。有正煉。云從太白山來。濟拔江淮疾病。休糧服氣。神骨甚清。得方者衆矣。公喜。延於上座。令作書。并手札遣人馳迎。日而至。館於州宅。不食寡言。李稱弟子。以新之。煉上曰。

玉卽弟

相公但令於市内多聚龜殼大鑊巨甌病者悉集無慮不
瘥李遽遣脩之王令濃煎重者恣飲輕者稍飲得汗皆愈
李公喜贈以金帛不受欲留之辭曰本師在白鹿須往從
之問仙公何名曰不敢言索筆書鶴字而去辛卯春吉甫
復召入同平章事二月西域進美玉一圓一方徑五寸光
彩凝令可鑒毛髮玄解方坐於帝前熟視曰比圓者龍玉
也生於水中爲龍所寶若投之水必有虹霓出焉方者虎
玉也生於巖谷爲虎所寶若以虎毛拂之紫光迸逸百獸
懾服帝令試之各如所說詢得玉之由使人曰一自漁者
得一自獵人獲帝命錦囊盛置內府玄解亟請還東海帝

五符奇

張士平

未之許時宮中刻木作海上三山絲繪華麗壬辰元上帝
指蓬萊曰非上仙無由得及是境玄解笑曰三島咫尺
雖無能試一遊以探物象妍醜即踴身於空漸覺微小俄
入金銀闕內左側帝連呼之竟不復出追思歎恨因號爲
藏真島每旦於島前焚鳳腦香以崇敬禮後旬日青州奏
玄解乘黃馬過海矣是秋帝患目赤諸醫莫效有故壽州
刺史張士平進井水洗之日遂明白士平中年夫婦俱病
瞽歷求方術不得遂告病退居別墅杜門自責唯禱醮星
辰以祈神祐年久家業漸虛精誠不退有書生詣謁云攻
醫但求一見士平扶病出書生曰使君之疾不假藥餌明

太白星

張行必有驗

日倩丁夫具鍬鍾爲開一井眼自立愈張如其言書生即
選地自晨穿井至夕見水土平眼疾頓輕及得新水洗目
即平復如初夫婦感謝以厚幣書生曰吾太白星官也五
帝星君使我降授答子修奉并留此法廣濟於世其要以
子午年五月戊酉十一月卯辰丑未年六月戊亥十一
月辰巳寅申年七月亥子正月巳午卯酉年八月子丑
二月午未辰戌年九月申未三月寅丑巳亥年十月申
酉四月寅卯

取其方位年月日時即爲福也浚井及泉必有良效士平
再拜受之臨行曰魏帥亦西方一小星故劍客附之今將

田弘正

裴度

帶歸本位言訖昇去是月田季安卒將士推田興為留後

興能守法歸命帝即以為節度賜名弘正遺知制誥裴度至魏

博慰勞度字中立累困場屋遇相士曰騰蛇入口定主餓

死偶遊香山寺見婦人祈禱遺其緹縉中有犀玉帶二圍

度俟久不至持歸詰且携往候至還之婦泣曰老父被繫

假此以賂要津失此必死再拜而去明年及第復遇相者

於京邸大驚曰公縱理成龍紋舌必生瘡為雙龍戲珠富

袁客師

貴壽考非大陰德莫能致度請相者姓氏曰袁客師也天

軒轅彌明

子則天時久訪軒轅彌明其先是進士劉師服常於湖南

遇彌明者云年九十餘往來衡湘善捕逐鬼物能拘囚蛟

劉思服

懷喜

老猶聖
天性

瑤虎豹與言千百年事如自擊至是十二月將自衡山遊
太白過京師師服遇之招其止宿有校書郎侯喜新得詩
名擁爐夜坐與劉說詩彌明在側貌極陋白髮黑面長頸
結喉又作楚音喜視之蔑如彌明忽掀衣張眉指爐中古
鼎謂喜曰子云能詩其與我賦此乎師服以舊識敬其術
數不知其有文也先援筆題兩句云巧匠琢山骨刻中事
煎烹次傳與喜踴躍而綴其下曰外苞乾蘘文中有暗浪
驚題訖吟之彌明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已乎即袖手竦
肩倚北牆坐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子爲吾書之高吟曰
龍頭縮菌蠢。承腹脹彭亨。初不經意而肯有似譏喜二子

相顧慙駭。劉復賦曰：大若烈士膽，圓如戰馬纓。喜又成口，在冷足自安。遭焚意彌貞。彌明令師服書曰：秋瓜未落蒂，凍芋強抽萌。師又吟曰：磨礮去圭角，浮潤著光精。喜思益苦，務欲壓彌明。每營度出口，呻吟聲益悲。操筆欲書，將下復止。亦竟不能奇。曰：旁有雙耳穿，上爲孤髻撐。吟竟，彌明曰：時於蚯蚓竅，微作蒼蠅聲。其不用意如初所言，益奇。語皆侵。二子夜將闌，劉侯起謝曰：尊師非常人，某等服矣。願爲弟子，不敢更吟。彌明奮然曰：此章不可不成也。謂劉把筆把筆，吾與汝就之。即又連唱二十餘句。劉書畢讀之，歎服。彌明曰：此寧文耶？就子所能而作耳，非吾之學於師。

湛音

者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聞也寧獨文乎哉吾閉口矣
二子下拜曰不敢有他問但稱不解人問書敢問解何書
累問不應二子退就坐彌明倚牆睡鼻息如雷二子惶恐
不已斯須亦困遂坐而假寐及覺驚顧已矢彌明聞家童
曰道士自曉出門矣追覓不復見悔恨自責携詩詣韓愈
愈曰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耶道爲石鼎聯句序以記
之癸巳春劉昌裔人朝隱娘辭去云往儀天觀謁明香問
道乞一虛銜給與其天劉如約去不知所之及劉歸鎮卒
於軍隱娘忽鞭驢至樞前慟哭而去舊年冬高安縣令湛
賁奏以縣治與李真多元陽觀基兩相易道遇山其產經
弗且專登卷十六第八節

陸紹

李秀才

之地復立儀天觀觀中女真世傳其經郡人每脩香信詣
觀看經以保產難真多賜號明香元君帝惡白居易多言
時事貶爲江州司馬居易喜曰匡廬在念久矣得青山綠
水中爲風月主人幸甚築草堂於香爐峰下李絳每以居
易忠直爲言甲午春罷絳爲禮部尚書以陸紹爲虞部郎
中陸嘗謁表兄於定水寺爲院僧具蜜餌時果隣院僧陸
所熟者令左右邀之良久僧與一李秀才偕至環坐笑語
頗極院僧顧弟子袁新茗巡將匝而不及李陸不平僧笑
曰如此秀才且以餘茶飲之隣院僧曰秀才乃異人座主
不可輕言僧又言其不逞之子弟何所憚秀才忽怒曰與

吳元濟

上人素未相識焉。知余不逞徒也。僧復大言望酒旗觀變場者。豈有佳者乎。李乃白座客曰。予不免對貴客作造次矣。因捧手袖中。據兩膝曰。柱杖何在。可擊之。僧房門後有筇杖子。忽跳出。連擊僧頭。衆爲僧蔽護。杖伺隙捷中。若有物執持者。李復叱曰。捉向牆。僧乃負牆拱手。色青氣短。惟言乞命。李呵僧下堦。自投無數。鼻敗顙衆哀請。李徐曰。緣對衣冠。不能殺此爲恨。揖去。僧半日方能言。如中惡狀。改日衆往問其來歷。隣僧曰。云東平鎮使族子訪友至此。人無敢戲之者。衆覓之不復見。是秋彰義節度吳少陽卒。其子元濟自領軍務。帝以李光顏督諸道進討。元濟求救。

李光顏

胡媚兒

稅網

恒鄆王承宗李師道數上表請赦帝遣中丞裴度諸行營
宣慰還言光顏忠勇必能立功既而大敗淮西兵帝以度
爲知人師道多蓄術士李秀才又爲招致異人揚州坊市
間有女丐稱胡媚兒所爲怪異觀者雲集其誑化日獲千
萬懷一琉璃瓶子口如葦管可受半升許表裏烘明如不
隔物置席上謂觀者曰但求施滿此瓶足矣有人以百錢
投之錚然見瓶間如粟粒有以千錢投之如前投萬錢亦
如之好事者與錢十萬二十萬皆如之或驅以驢馬甫就
瓶口歎然而入見在瓶皆蠅大行動如故有度支兩稅綱
目揚子阮部輕貨數十車至駐觀之自恃官錢謂口爾能

李愬

李佑

言裴度滅
賊也

令諸車入乎媚兒曰許之則可。綱曰且試之。媚兒微側口大唱絡絡相繼入。瓶歷歷如行蟻然。漸不見。媚兒叩跳入。綱遽撲破求之一無所有。有人於清河北逢媚兒部領車乘同一秀才趨東平去。師道怒帝不從其請。客曰實武元衡贊帝誅蔡請往刺之。元衡入朝有盜自暗中取顙骨去。又擊裴度傷首。因覆帽厚得不死。或請罷度官以安其心。帝怒以度同平章事。李晟子愬沉毅果斷。丙申冬以代為唐鄧隨節度使。愬擒其將李佑撫用之。丁酉秋度請督戰。民間有謠云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是冬愬用佑計。雪夜抵蔡城擒元濟戮之。賜愬爵涼公。度爵晉

可從

楊敬真

王清

公光顏佑等遷官有差戊戌冬廉訪使崔從按察陝輔還
京奏號州閩鄉縣長壽鄉天仙村田家女楊敬真年十八
嫁同村王清家貧力田楊供婦職甚謹夫族目爲勤力新
婦性沉靜不好嬉笑有暇必灑掃閉門獨坐雖隣婦狎之
風根清淨
終不相往來生三男一女去年五月十二夜告夫曰妾神
識頗不安惡聞人言當於靜室寧之請君與兒女暫居異
室清以田作困故聽之楊乃沐浴着新衣洒掃焚香閉戶
而坐及明清訝其起遲開視衣服委床若蟬蛻驚告其父
母共嗟歎之隣曰昨夜方半天樂西來下於君家奏父之
稍稍去咸聞異香遍數十里村吏以告縣令李邕遣遠近

馬信真

徐湛真

尋逐無踪令勿動其衣環戶以棘冀或再來至十八日五
更村人復聞仙樂異香從東來下王氏宅久之而去及明
窺其室中髣髴有人乃走告縣令即親啟門婦宛然在床
覺面目光芒即問之曰初有仙騎來言夫人當上仙宜靜
候之三更有仙樂彩仗霓旌絳節鸞鶴紛紜五雲降於房
執節者前曰准籍合仙仙師命使迎會於西嶽二仙童捧
玉箱中有奇服非綺非羅若道人衣珍華香潔不可名狀
遂衣之青衣以鶴來迎試乘之雲仗捧導至華山雲臺峰
盤右上有四女先在曰馬信真徐湛真郭修真夏守真相
見稱慶各賦詩道意既而雕盤珍果皆不能識妙樂鏘鏘

郭修真
張守真

仙和介大

車

響徹崖谷執節曰且往蓬萊謁大仙伯問爲誰曰茅君濛也前引東去花水樓臺皆非人間象仙伯居金闕玉堂侍衛嚴肅見五人喜曰來何晚耶飲以玉杯賜以金簡鳳文之衣玉華之冠配居蓬丘之院四人出敬真獨前曰王清父無人侍養請回侍其殘年然後從命惟哀之曰汝村一千年方出一仙汝當其位無自墜也地雖鍾靈人誰受道士平精誠祈禱星官感而授法目乃復明誠之爲義大矣哉穿井之法既詳載世當急用之彌明大有學問疑是黃帝之後與堯後伊祁玄解一時並見憲宗爲靈真降世矣疑秀才媚兒術甚奇幼第以欺世惑人所以不爲正道敬真田家女也以克盡婦道性耽清淨遂獲昇仙雖是根所致亦見道不遠人

仙道也故
入道甚易

○○○藍開道聖姪相逢 ○○○金刀下高人獨脫

敕四真送歸故得還家。邯鄲問昔何修習。曰：村婦何知。但本
虛靜閒。即凝神無俗慮入胸。此性也。非學也。又問：要去可
否。曰：雲鶴來迎。即去。不來無術。可召。邯鄲以狀聞。廉使延於
陝州紫極宮。請清父於別室奉養。人不得升其階。唯廉使
從事及夫人之瞻拜者。纔及偕。亦不得升堂。至是崔從以
聞。帝召居內殿。問道無所對。尋放還。陝時。啗果實。飲酒二
三盃。容色轉覺芳嫩。後清父沒雲鶴復來迎去帝晚節益好神仙。聞某
山黃尊師法錄甚高。徵之。師名鑒號洞源。嘗於山側修觀。
起天尊殿。置講求資。講筵初合。一人排闥叫呼。貌甚麤黑。

言辭鄙陋腰插驢鞭如隨客騾仗者罵道士奴時正熱輒
衆何事自不向深山修業敢漫語耶黃不測即輟講遜謝
衆畏不敢抵牾久之辭色稍和曰要修殿堂乎即用幾許
錢黃曰五千貫曰可盡輦破鐵釜及雜鐵來黃意其異人
令觀中諸處收拾約得八百斤其人乃掘地爲爐以火銷
之探懷中葫蘆瀉出兩丸藥投於上以物擾之少頃去火
已成上銀曰合得萬餘貫若計用有餘請施貧乏黃敬謝
乃笑而去黃精修有得弟子曰衆瞿生者年少不甚精懇
屢爲黃師所笞草堂東有小洞高八尺荒蔓蒙蔽似蛇虺
所伏瞿又怠惰爲師所箠遂巡避杖入洞師遣人去草搜

開度黃
昇也

索食頃山持一碁子曰適覲秦時人弈遂留食黃尚意爲
狐魅瞿因言生於辰溪幼靈異稱瞿童大曆間亂奉母避
武陵戲躍投井自大酉華妙洞出依善卷祠修煉久之
母卒歛葬遂欲雲遊至零陵黃華山見獵者將射二鹿子
曰是吾馬也乃跨至此衆哂其狂妄世傳茅山爲仙府學
道者數百千皆宗黃公悉以爲德業階品尋合上昇每至
良辰無不瞻望雲鶴明年八月望夜天氣清肅中宵雲霧
繽紛大起集窓牖間仙樂滿庭復有步虛聲弟子皆謂師
昇之期遽脩香燭黃沐浴朝衣以候真侶將曉烟氛漸散
見瞿乘五雲出庭靈樂飄空於雲中再拜曰某相廷以微

李道古

皇甫鑄

柳泌

弘恩

罪摘世限滿當歸。尊師更務修造來亦不久。遂去隱隱猶聞樂音。黃始悟為先朝得道之瞿公。及應召入京。忽於東市見先捕騾二至。山者肩絆小樸子。隨騎驢老人行。黃欲趨揖。乃操首指乘驢者。復連叩頭。黃不敢前。但盥禮而已。老人髮盡白。貌如少童。黃驚訝久之。及入見帝。談道甚洽。出居昊天觀。時召見宗正卿李道古。因皇甫鑄薦。山人柳泌能合長生藥。泌言天台多靈草。誠為彼長史庶幾可采。帝即以泌權知台州刺史。時有功德使弘恩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明年應開。請迎於京師。供奉帝信悅。十二月遣中使率僧眾迎。

風俗大環

崔羣

韓湘

其處非狂誰

氏子去入王

望稱道士白

須老母遮門

歸挽斷袖衫

留不住髮膚

新婦年二十

載送還家突

穿市或三欲

學國嚴筆所

之已亥春正迎佛骨至京帝留禁中二月乃歷送諸寺王
 公士民瞻奉施捨離恐弗及有竭產充施者有燃香頂臂
 供養者刑部侍郎韓愈上表極詆其非帝大怒出示宰相
 將加愈極刑裴度崔羣言愈雖狂發於忠悃乃貶為潮州
 刺史先是愈之猶子名湘字清夫幼而落拓不讀書好飲
 酒弱冠往洛下啗骨肉乃慕雲水不歸童真不漏號元陽
 子近二十年絕音信及愈為刑部一日忽歸長安知識開
 葺衣服垢弊行止乖角愈令於學院中件子弟誦讀湘惟
 與小臧輩賭博或廐中醉卧三日五日或出宿於外愈懼
 其犯禁陷法時勗之暇日問其所長云善卓錢試吟為之

纂覽紀略
史此文公痛
此家學道

不也

李之講簡
本於此

植一鐵條尺餘百步內卓三百六十錢一一穿之無差失
是大道
者又於五十步內雙釣草天下太平四字點畫極工又能
不鮮
於爐中累三十斤炭支三日火火常熾日滿乃消愈問其
真是火候
修道則玄機清話該搏真理常以漁鼓簡板宣唱道情聆
者忘倦有問其漁鼓何為曰此傳道筒也以口耳抵其兩
端而談玄雖精鬼莫測又云能染花是秋與愈後堂前染
牡丹一叢云作含稜碧色內含有金含稜紅間暈者四面
各合一孕具五色者自剗其下制藥而後栽培之俟春為
驗無何潛夫及明年花開數朶色如其說但每花瓣中有
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十四字愈始異之至

雲開全傳
存於此

劉悟

是被貶行至商山泥滑雪深頗懷抑鬱忽見湘迎立馬前
拜起勞問扶鋙接轡意甚殷勤翼日雪霽送至鄧州乃自
愈曰師在此不得遂去將入玄扈倚帝峰矣愈問其師云
是洪涯先生東園公方便柔金水玉作九華丹火候精微
難以贅捨愈曰神仙可致乎至道可求乎湘曰得之在心
失之亦心校功銓善黜陟之嚴傲王禁也姪他日復當起
居請從此逝愈憶花中之句乃爲足之以與別湘與藥一
瓢曰服之可禦瘴氣且至潮立政救民不久即當內召無
重憂也遂飛行入林愈匹馬之潮東平李師道聞帝惑於
仙佛復拒命絕貢詔諸道討之都知兵馬使劉悟勤兵捕

行式

韋行規

韋子威

丁約

師道及其二子斬之并獲叛黨數人以獻大厓中韋行式
為西川採訪使弟行規便弓矢姪子威弱冠耽玩道書溺
修煉事有步卒丁約者執廝役於部下勤恪不怠子威頗
私之一日辭氣慘慄云欲他適威怒曰籍在軍中焉容自
便丁曰去計已果不可留也然某勤肅左右二載於茲未
能忘情思有以報有藥一粒願以贈別此非能長生服內
無他恙耳因解衣帶內得藥類粟以奉曰即君道情深厚
不欺暗室終當棄俗尚隔兩塵子威口何謂曰儒謂之世
釋謂之劫道謂之塵善堅此心亦復遐壽五十年近京相
遇此際慎勿相訝也言訖而出子威驚愕亟令追之不及

主將以逃亡上狀請洛兵籍子威後明經擢第調數邑宰
已及從心之歲毛髮皆鶴將還京輦憩驪山旅舍聞道衢
甚喧詢其由曰劉悟執師道將校至闕下步出視之兵仗
嚴衛桎梏纍纍中一人乃丁約也反接雙臂長驅而西齒
髮強壯無異昔日百千人中驚認之際約已先身微笑遙
謂曰尚記臨卬別時否一瞬五十年請送至前驛俄抵滋
水驛則散繫於廊舍開一窾以給飲食子威窺之見脫置
桎梏覆之以席躍自窾出携子威手上旗亭話濶別之恨
且歎威之衰毫威曰聖朝奄宅天下仙兄何和判臣耶約
曰蜀國睽辭言之久矣又問果就刑否曰道家有屍解兵

解水解火解實繁有徒嵇康郭僕皆遭戕害吾亦以此委
蛇耳異韓彭與土壤并也某或忍避孰能追之復問不對
唯云需筆威嫂書囊而進曰明日法場寓目豈蛇於此乎
約曰未也夕當甚雨雨晝雨△國有小故十九日天限方
及君於此時幸一訪別復自穴入荷校以坐子威却往溫
泉日晡風埃忽起夜果大雨星明泥及骭詔改日行刑兩
宿方霽王姬有薨於外館者復三日不視朝果至十九日
方獻廟行酈始行大戮子威飯僕飽馬往候亭午俾囚纔
至丁遙目威笑頷三四及揮刀獨見斷筆霜鋒倏忽躍出
冢中又登酒肆邀威對飲勉其奉道言將訪道兄同歸也

咸問何人曰盜郭疲歌姬之磨勒令叔京西所遇之老也
同師終南孫秀才者冉冉下旗亭西去數步而滅滅叔行
規少好遊俠往來京西道一日將暮止旅店食訖更欲前
進店有老人方工作謂曰客勿夜行此中多盜韋曰某留
心弧矢無所患也因行數里天黑有人起草中尾之韋叱
之不應連發矢中之復不退危哉天盡韋懼而奔有頃風雷齊
至韋下馬負一大樹空中電光相逐漸逼樹杪覺物紛紛
墮其前覘之乃木札也頃更攢札埋至膝韋驚懼投弓仰
空乞命頭叩樹數十電漸高雷亦息顧大樹枝幹皆盡
鞍馱失去遂返前店天已明旦老人方糴桶韋意其異人

孝子昭

即先生申
亦之

山山叟

拜而且謝。老人笑曰：客勿懼也。此間盜者非弓矢所及。老夫方此鏢之夜，來聊相戲耳。引入後院，鞍馱具在。又出一楠板，昨夜之箭悉中其上。行規自此不敢漫遊。其舅薛昭爲平陸尉，山東道廉訪使，奏其故，縱罪犯朝議，以因爲母復仇殺人，猶在可矜。昭之罪不必逮問，坐謫爲民可也。昭生乎義氣，自負常慕郭代公。李北海（皆）因值宿憐回，孝義與金而逸之。勅下謫於海東，不問家產。但荷銀鐺而去。有客田山叟者，或云數百歲，素與昭洽。漬酒攔道餞之，曰：君真義士，脫人之禍而自當。荆聶非其倫也。吾請從子。昭不許，固請乃許。至三鄉，旣夜，山叟置酒醉其左右，謂昭曰：可以

三

將吾白絹去有急即蒙首服此非唯去疾兼能絕穀此夫
服夜至穴側容迎笑引入匿不獨脫難且獲美妹昭遂辭
容體已生及回顧帷帳唯令乃踰垣而入追者莫能知踪
與容同歸金陵幽樓後有清皎昭徘徊墀下有三美女笑
師懇辭還山帝令百官送設茵共坐昭詢其蹤長張雲容
曰師曾遇張果大仙乎昔子楊妃侍兒常令獨舞霓裳於
崑崙仙僕也緣今上是蓬其申天師談道得與貴妃竊聽
海師之仙期已近可急歸憫園閒處叩頭乞藥云國不惜
蛻化少室山人李渤是其朝聞可夕死矣乃與絳雪丹一
以爲庫部員外郎是秋命能大其棺廣三穴含以真玉踈

唯思喝澤不慮無魚宜執沉寂有物拘制陶出陰陽後百
降詔禁絕以復流亡
台採藥無所得逃匿山中再生便爲地仙耳我沒蘭昌時
李道古保護之復使先已得詔陳玄造受其事送終之器皆得
獻上帝服之日加燥烈性非今宵良會乎此宿分非偶然
以養母一日過牒至朱州山叟魁梧昭驚曰叟即天師明
可倍行數百里乃掘二小又問蘭鳳容曰亦當時宮人死
口針其兩足張初不知痛聞雞聲三人曰可歸室矣昭與
滿坑大覺舉足輕捷遂同燈燭熒熒侍婢凝立帳幄綺繡
於陝州宿張辭力不能又已蘇得新衣則可起也有金扼
行八百里張懼而辭之其曰恐爲州縣所執容曰無憚俱

張雲容

蕭鳳臺

劉蘭翹

遇矣携出東郊贈藥粒曰人無能見也昭出三鄉貨之市

但遇道北有林數處可暫曰但啟櫬當自起昭如言果見

去過蘭昌宮古木修竹四大穴冥器服玩金玉悉取而出

潛身於古殿側少焉風月

識者見其顏鬢不衰蓋師靈藥已為地行仙

時黃尊

語而至驚問具以情對乃之師於中道忽遇瞿生揖而言

次蕭鳳臺次劉蘭翹容曰見騎驢老即是所隨黠鐵者即

繡嶺宮寵踰羣輩多遇帝萊舊侶故來視之不久當返東

亦數侍天師茶藥頗獲其料理便得相見師歸山未幾即

但汝不久處世奈何子曰弟子帝復遣使往聘三返乃至

粉曰汝但服之雖死不壞渤使陳許

還言渭南諸縣戶口凋殘皆由聚斂之臣

而有風使魂不蕩空魄不政者惡之。謝病歸。柳泌前至。年得遇生人交精之氣。或浙東觀察使捕鮮入京。皇甫鏐具白貴妃恤之。命中貴人翰林修令丹藥。是冬十月丹成。如納。今已百年。天師所云多躁怒。先有塩城脚力張儼。傭耳昭因詰天師狀貌酷似遇一人。求爲伴。曰君受我料理矣。不然何委曲致子。此哉坑深五六尺。令張背立垂鍾坑。殯我穴側。故相聚一處。旋又自膝下至骭。再三拊之。黑血容俱往。蘭鳳辭去。見室中行。云朝發鄭州。纔午至汴。復要遂同寢處。居數日。曰吾體曰可。暫卸膝蓋骨。且無所若。當臂君。可持往近縣。易衣。昭人亦不强。曰有事。須暮及曉。張

九天飛行使者

叩其名字曰我九天飛行使者凡巖洞公事皆我報白唐

帝乃聖長大士降世不日將歸職當傳報耳其行如飛瞬

穆宗恒

息不見庚子泰正帝丹發暴崩

在位十五年壽四十三歲

太子即位

穆宗

貶賻道古杖殺柳泌方士皆流嶺表白居易奏言進士

施肩吾

施肩吾高邁曠逸可徵用之帝命再召不起肩吾

字希聖號華陽

二李建

睦州分水人習禮記

元和十五年賦大異不和主文太常卿李建識

張籍

援之既及第即挈家隱洪州西山

司業張籍有送東歸詩

矢志終身

不仕奉真朝斗遇許旌陽授五種內丹訣及外存神仙方

兄觀吾

亦好道與之合鍊日久始成恒山杜冲已謚位太

極真人時往衡山晤祝融君得見施氏兄弟乃曉之曰

一靈妙有。法界融通。離種種邊。允執厥中。

肩吾先覺應口答曰

氣本延年藥。心為使氣神。豈知丹妙訣。鎮目翫虛空。神氣歸根處。身心復命時。這般真孔竅。料得少人知。

觀吾會其意答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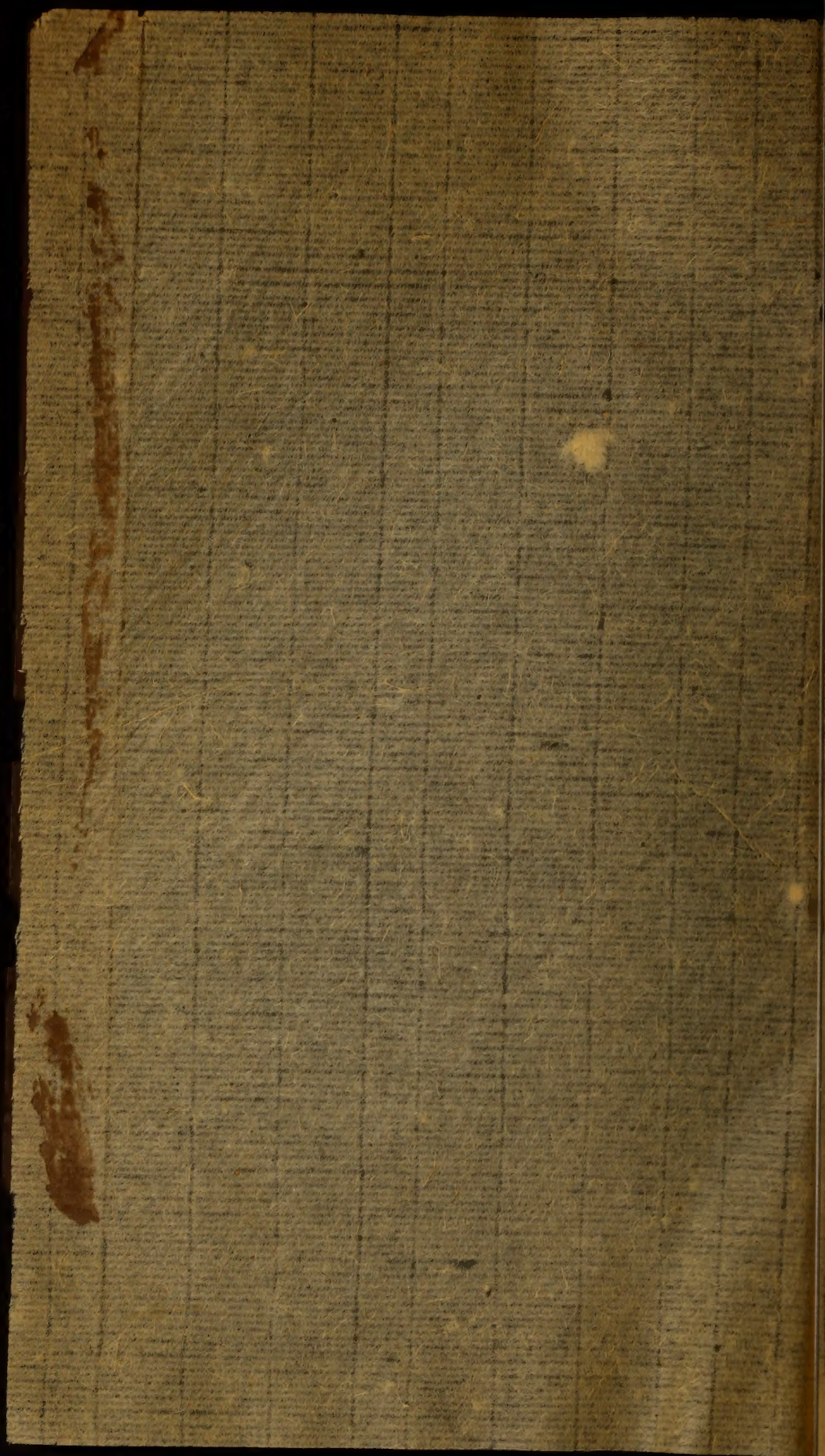
存吾之道切。在去機機去。心存機住。心死無機。胸中純白是處。

三人相對大笑

留連日餘別去

閒雲聚猶散
野鶴去復還

退之佛骨一表正氣凛然原道一篇邪說闢盡功與子
與氏並峙風慙可蓋矣清夫之來得非洪厓所使乎
丁約于五十年前已定兵解之日數之莫逃如是
行規被驚於劍俠矜驕頓挫始知枝藝之不可恃
薛昭殉義縱門真俠也故山叟垂曲令如雲客之神具
此林器仙道可觀



有吾先覺應口答曰

氣本延年藥。心為便氣神。豈知丹妙訣。鎮目散虛空。神氣歸根處。身心復命時。這般真孔竅。料得少人知。

觀吾會其意答曰

存吾之道切。在去機機去。心存機住。心死無機。白是處。

三人相對大笑

留連日餘別去

閒雲聚散
野鶴去復還

退之仙骨一表正氣。察然原道一篇。邪說闢盡。功與子輿氏並峙。風慙。存蓋矣。清夫之來。得其洪崖所使乎。丁約于五十年前。已定兵解之日。數之真。逃如是。行親被驚於劍俠。矜驕頓挫。始知枝藝之不可恃。薛昭殉義。絳川真俠也。故山史垂曲令。知雲客之妙具。此林器仙道可觀。